現代婦女

三卷四期

要目





本期目錄

現代婦女

第三卷第四期

民國卅三年四月出版

主編　曹孟君

重慶中一路一九八號附一號

發行者　現代婦女社

經銷處　五十年代出版社

重慶新生路四十號

成都陝西街一百六十二號

分銷處　全國各大書店

預定辦法

一、優待直接訂戶全年預收訂費八折七十六元

二、訂費收到即按期郵寄

三、郵費免收掛號另加

四、寄滿七十六元即行通知

本冊售價八元

關於改善小學教員待遇

慧年

前兩天報上登載了教育部訂頒改善小學教員待遇的新辦法。

本來近來的物價的飛漲，公教人員，特別是小學教員的待遇，總是遠遠落在物價後面。到今天，各中心小學，保國民小學的教師除了菲薄的薪津外，只能領到六斗米。雖然聽說重慶市浮圖關的一個中心學校每人能領一石米，但那是例外的例外。這影響到師資的降低和教學的進度，對國民教育的前途有很大的關係。

在新辦法上，對女教員生育規定有六個星期的假期。這比較是一個進步的措置。為了這個問題的重要，我們還願提供一些意見

第一，薪給的提高應起碼和公務員相等，最主要的是要和公務員一樣能依照年齡領平價米，而且作到絕不拖欠。

第二，對連續為小學教育服務的人，教育部應規定優待的辦法。如服務滿十年的，可資助他到各地考查，或繼續受更高教育，這可鼓勵小教人員專心工作和可使工作已久的小學教員獲得新的進步，新的方法。

第三，為了事實上女教員常不能在臨產還上課和產後能馬上復元，我們希望生產假能改為兩月。

（完）

敬悼徐宗漢先生

穆雲

正在全國姊妹們莊嚴的紀念「三八」婦女節的日子，我們革命的前輩——黃克強夫人徐宗漢女士逝世了！

徐宗漢先生遠在辛亥年前就參加了革命工作。辛亥年她和黃克強先生結婚後，一直和黃先生一道，不避艱苦，不辭危險，奔走革命。黃先生逝世，宗漢先生仍一秉革命初衷，在上海為援助[illegible]先，奔走呼籲；在南京主持貧兒院，愛孩子如己出；九一八後，在美國為東北義勇軍籌募捐款；直至晚年仍刻苦自勵，關心國事。個人生活極簡樸，愛國家，愛民族的情緒極熱烈！宗漢先生真是革命的模範，婦女的光榮！

她的死使我們悲悼，也使我們感奮！

當時獻身於革命事業的婦女，應不是少數，可是有幾個到現在仍值得人懷念的呢？宗漢先生沒有為兒女所絆住，更沒有為艱險所嚇退，數十年如一日，始終堅守她的主張，嶷然屹立，這種堅毅的精神，實在令人景仰！在哀悼她的死時，我們更應當銘記她給予我們的這一種精神遺產，而有所奮勉！

宗漢先生是有功於革命的，她不僅是革命先烈的夫人，幫助過黃克強先生的革命事業，而且自己也是同盟會員，積極參加過革命工作，是一個有骨氣的正義之人。晚年不獨她的革命精神沒有稍損，就連生活也過於清苦，病不能好好治療，竟成永訣，這實在使我們倍加悲痛！追念死者，更加使我們熱望其他革命前輩，能仍有機會貢獻自己；政府與人民應加尊崇，生活也應由政府充分供應，這樣才能培養革命正氣，安慰死者，鼓勵後來！

為幼小者請命

友

語云：「父母之心，人皆有之。」然而今天，棄嬰，就在陪都已是習聞見慣，甚至賣子又在報紙雜誌常有所載了！成都的難民挑兒叫賣，雲南南平的娃娃，每個賣四五百塊錢，陪都的小街僻巷抱子標售者數起（見二月二十三日時事新報）這不只是仁人善士傷心慘目的消息，這是民族將來嚴重危機。

孩童是今天民族幼苗，是將來國家主人，各民主國家都在獎勵生育，注意兒童健康與教育，以培植未來人力，而我國在淪陷區，在敵寇每次鐵蹄踐踏之地，多少兒童被殺戮，被劫掠運走，逃難到後方，生長在後方的嬰孩，兒童又得不到應有的生活，這不是今天父母在艱難生活下所能解決的問題，希望政府及社會人士急求有效的補救辦法。

社會部雖有育嬰育幼設施，又設兒童營收容各院所十二歲以上之兒童四百名，給以各種科學技能訓練，但以棄嬰賣子事實證之，此種設施應更普遍。欣聞社會部本年工作，兒童福利為重心之一，且已擬就兒童法，我們期望由于政府偉大設施，及社會人士本愛國幼幼而努力協助推進之結果，使幼有所養，從此棄嬰絕跡，兒童亦不至作為商營品出賣，進而有適當之營養，合理之教育，俾今日欣欣向榮之幼苗，皆為他日建國之樑棟。

集體公寓

慧年

三月九號的大公報上有一條中央社的消息，是市府獎助與建集體公寓，凡是市民或市區內機關團體學校等法人在可能實行合作範圍內，就可依法組織房屋合作社，建築集體公寓，資金由各社員集二分之一外，可呈請市府以房屋抵保向銀行貸款，分期償還。

在重慶居住已成為市民最難解決的問題，不僅找房難，即是找得到，而使人難付相當的高額房租，押金，挖費，修理費等也遠非一般薪給階級半年收入所可應付。

集體公寓，我們企望在市府獎助下大量的興建起來，不僅可解決一般市民的住的痛苦，而能更跨進一步的，達到生活上的合作。如伙食的合作，育兒，洗衣的合作，學習的合作，娛樂的合作等。這在節省人力，（特別是婦女）、物力如煤水等都會有莫大裨益的。

隨著戰時的需要，有些機關都已有了家庭宿舍，但是大部份機關的職員仍為居住和交通苦惱著，這常常造成公務員不能安心工作和容易流動的現象，為了彌補這個缺憾，提高行政效率和顧念一般公務員薪給菲薄，連一半的建築費很難籌措，若能由各機關出資建造這種集體公寓以供員工眷屬住宿，由居住者按期償付建築費，這不僅對工作效率可以增加，而可逐漸使生活標準化。

多為下一代着想

万白：

擦皮鞋的及其他

「擦擦擦，包擦亮，皮鞋擦亮！」這聲音每次都使人想到些問題：想到車站，碼頭音庭的小力伕，吃喝館子里穿梭奔忙的小茶房，以及鄉村中成千成萬的破衣爛褲的，放牛的，拔草砍柴的無福受教育的孩子。抗戰以後，在這些勞作里，孩子的行列，愈來愈顯著的壯大起來。理由很簡單：敵人的砲火直接間接的燬壞了他們的家園，殺死或殘廢了他們的父母，或是父母已無法養活他們，有的甚至已担負殘父寡母的贍養責任；同時，他們的勞力賣價比較便宜而這些勞作是勿須技術的。雖是沉重的勞作，不久會壓壞他們的身體，為了活命現在他們畢竟用自己的血汗在這些工作上開闢了自己暫時的生路。這些孩子不少是聰明能幹的。有強烈的獨立生活能力，有豐富的生活經驗，但他們沒有教育。兩個可怕的命運等待着他們：由於幾早過度的勞動致使身體早期殘廢；由於沒有教育，頭腦漸變為愚鈍。為了建國，建一

牽不該被我們遺忘吧！

兒童讀物的賣不出與關門荒

寫幾句有趣的對話：

「小竹，買本新兒童看吧。」「媽媽不給買！」

「老師，介紹幾本好的書給我看。」

「錶，文件。」「想先看中國的，外國的有些不懂。」「那末看看南南和爺子伯伯。」「多多給我們幾本好的呵！」「金，有，金鑰子也好，別的一時記不起，以後再說。」「我們想看雜誌，老師。」

「您的大作××不願出版，因為兒童讀物的銷路不好」「唉，難怪，××兒童月刊維持不住停刊了，×兒童也在苦撐。」

兒童精神食糧的問題都很好的表現在上面的對話中，而且指示了我一條可走的路。兒童，家長，作者，出版界聯合起來解決吧！當局職責吧：賑濟兒童精神的饑餓。

教鞭，手杖和手槍。

舊話重提，去年十二月四日大公報登載的「三百多孩子的提審」——因為搶吃老師的打倒在地上的菜，結果較大的小朋友許阿爆被院長「用手中的手杖拼命的用勁的打他，」教務主任用手槍逼他走出保育院。這件事是過去了，但它給我們兩個啟示：孩子們能從地上搶吃打倒的菜，吃的問題夠嚴重；對孩子們的懲罰，已由教鞭進步到手槍威逼。孩子們精神教育問題已不是誇張的問題了。但這兩種情形在今天還是值得提起的！一般兒童教育機關，很多還是盛行體罰的；最近報紙通訊里也指出公費生每月吃米二市斗三升和每月七千七元五角的副食費都是不夠的。精神上起碼不應給兒童創痛，物質上使兒童得到起碼的溫飽，如果我們還想談談教育的話。

教學時間表與實踐

在某些小學里，教學的時間表排得相當使人滿意：從早到晚，似無餘空的在教育孩子，其實在生活的實踐上有大問題，大都是把最早一節排上自習，懶的先生沒有起床；中午排上寫法，便於先生午睡或到救還一點；下午最末一二節總是自由活

動，課外活動，勞動，大掃除之類。這種時候，除一二值日外，先生早回家了。因此許多小學有同種情況：早上八點以前，中午十二時到一時半，下午四時到五六時都是鬧烘烘一片。「先生不在學如在」的自動學習在這些學校并沒有建立的，先生借些時間「自由活動」，學生也借這些時間「活動自由」了。我曾不滿於這種「鬧烘烘」的現象惹起別人教訓我說：現在的學生就須要這樣活潑潑的，有生氣，還引了許多名言，在游戲上教育兒童，在體力活動中鍛煉兒童，似乎我反對兒童活潑反對兒童勞動。但我則以為應該有計劃有目的性去進行這些活動，去多多培養兒童特殊才能和興趣，甚至借這些時間去進行小學分科的教育實驗也無妨的。雖然目前還有不少人反對這種意見，但它比進六年小學再進六年中學以後憑命運闖士農工商兵都可以做而又做不好做不精的那種情況好些。平心靜氣想想吧，兒童的特殊才能家興趣，在目前一般學校中得怎樣的注意和培養了呢？同樣，拚命在兒童腦中強迫裝進所謂「一般智識」，而這些智識和目前生活無關，先生自己也不知為了什麼要教兒童學這些東西的情況下，何必強逼着兒童交筆記，交答題，弄得他們愁眉苦臉，喘不透氣呢？這樣寧可給他們自由活動去吧。

待遇、師資、職業轉換點

小學教師的待遇還是很低，生活情況壞得很，無須多引例證了，清高的譽詞早已維持不住肚子餓，對小學教育最有信心最有興趣的都在動搖了。現在小學教師的陣容十分混亂，有劣紳地落伍的，有戰場上退下來的軍官，有些頭髮白的有悲觀失意的，甚至有賣卜算卦的——當然也有不少優秀的，但多以此作轉換職業的據點，從待遇上知道當小學教員清苦，從師資上看出了小學教育的危機。

寫了這些零碎感想，總結一下：

抗戰以來，小學教育有很大的進步，課程內容和教學方法都有改進，在這樣困難條件下，還能把小學教育支持住，國家還能分配了這樣龐大的人力和經費，也有不可抹滅的功績。特別是戰爭教育了孩子也教育了教師，許多舊的不科學的認識，給炮火燒了，追求進步和光明的信念，正確的人生態度，以及生活能力與獨立性格在我們戰時兒童和教師中，優良的表現着。不過上面所說的實際困難，有待於我們共同的力量克服解決。

第一，廣泛的推行補習教育，開展小先生運動，讓未入學的孩子及時受教，他們將成為建國的生力軍。

第二，有計劃的有組織的指導兒童文化活動，多多設立「兒童之家」類似的設備，供給精神糧食，教師，出版者，兒童，建立聯系，通信網，發行刊，[illegible]作，翻譯，整理好的讀物。

第三，儘可能改善兒童物質生活，衣，食，住，營養衛生等；制裁兒童精神上的暴君，反對打罵教育，政府可以立法，家長可以起訴，兒童奮起反對。

第四，不要忘記兒童教育的實踐性，離開了實踐談教育是空言；不要固執規章，在變動的生活情形下教育兒童，及早的注意個別特殊才能及興趣的培養，一般課程也要注重。廿八年十月全國保育院院長會議提出的小學六年學程在四年內完成的議案，我以為是可以試驗的。

第五，提高小學教師的待遇，訓練師資，淘汰濫竽充數的教師，在科學的教育理論指導下，在適當物質條件下整頓小學教育，發揚小學教育。

勝利接近我們了，我們兒童的文化教育生活應該好起來！

如何教育頑劣兒童

周之康

兒童的好壞有兩個因素：一個是環境和他所受的教養，遺傳方面要除去優生學，往往出乎人力支配以外；而環境和教養是人力可勝天的，一個人的性情習慣往往在五歲以前就打了一定的基礎，以後再逐漸發展直到成人，兒童期是由初生至十二歲，可塑性最大，可好也可壞，所以說是父母和教師及社會人士都應該注意兒童環境的改良，和教養的得法，使令日漸兒童成爲正常的兒童，將來成爲良好的公民。

兒童不幸成爲頑劣兒童，並不是天生頑劣，是由環境造成的，與成人的感到頑劣兒童應該考察其原因，予以診治和預防，如徒一味打罵，反倒更使其頑劣，普通所謂頑劣，約分爲下列數種，應該用什麼教育方法，略略述於下，藉以貢獻愛護兒童的先生。

一、說謊和欺騙——幼兒事物觀念不清，或富於想像，往往說話編成故事，[illegible]而不自覺是說謊，也有因逃免責罰，或故意[illegible]，而虛偽事實的，成人應該分析說[illegible]的[illegible]影響而有定教育的方法。至於欺[illegible]，年長兒童易犯此病[illegible]其欺騙的原因，心平氣和的[illegible]欺騙的害處，使兒童明白錯誤的[illegible]，而自己決心改過，並且知道成人糾正他的錯誤而樂意接受指導。在保育院二年級[illegible]天上課，先生問誰知道黃花岡的故事，有許多人舉手，但是叫起幾個人都不會[illegible]舉手者是好[illegible]，並不是誠心欺騙人，先生說「不知道[illegible]，有許多事我們不知道，因爲不知道，所以須要學，知道就說知道，不知道就說不知道，這是很好的教育法，[illegible]次檢查兒童大便，發現有許多人有虫[illegible]，大夫就叫他們吃打虫的藥，有許多人來[illegible]明自己沒虫子，因爲[illegible]沒味[illegible]，使[illegible]別人拿了大便檢驗的，[illegible]個孩子的大便，損壞了幾十個孩子[illegible]一方面是表示兒童的急智和互助的精神，一方面是怪成人在事前沒向兒童說明檢查大便的用意，當時又未監督個別大便，所以後纔有這樣結果，不能怪兒童欺騙。

二、執拗和反抗——有的兒童性情怪僻，蠻橫無禮，或故意和成人反抗，或和同伴打罵，並且不聽解勸，這種兒童最可憐，這多半是因爲他們平日受大人歧視而採取的自衛手段，成人應以溫和寬厚的態度來對待他，[illegible]他會慢慢的恢復正常的心理態度，有一天早起我看到一個孩子，說「早，你[illegible]」那孩子立刻就[illegible]，[illegible]說「沒事，你說去吧。」他說[illegible]，這樣[illegible]他不能[illegible]也有[illegible]家過於[illegible]所以特別怪性，應要[illegible]他好。[illegible]都如意，使大哭不止，這種情形成爲[illegible]，再慢慢的[illegible]，否則愈弄愈糟，小事就變成大事，有一次先

學問一個問題，把一個學生叫起來，他不會答，便立刻鼓起嘴來，先生說：「怎樣？你不會，沒有理嗎？你是生誰的氣呢？站起來，我要罰你。」學生不站起來，先生說：「你不站起來，我就要打你。」學生不得不站起，但是把兩脚分開以示抵抗，先生氣極了，就打他，他便大聲號陶表示抗議。直到下課，硬不離開教室，也不去吃飯，抵抗到底，大家來勸，他纔坐下，但是把書用力的摔，並且說決不給先生念，這一串的麻煩不怪兒童都是先生製造出來的，以後兒童成了習慣對誰也是這樣，大家便都說他執拗和無禮貌。

三、偷竊——兒童偷竊的原因很多，有的是自幼習慣不好，對於財物所有權的觀念不清，取人的財物以爲常事，而不以爲是偷；有的是好便宜，佔有慾大，看見人的東西，總是要偷；有的是不平的心理，偷許東西以爲是佔了勝利；有的是報復和惡作劇的心理，因爲要想欺負誰，就偷他的東西以爲解恨；有的是好奇，而有需要偷竊的；成人遇到偷竊的事件，先要考察原因所在，然後再決定處理的方法，有一個小孩最好夜間起來偷東西，他的目的是嚇人，他並不愛這東西。先生費了好久的時間纔明白他是這樣的心理，便告訴他這樣不好，講給他許多英雄的故事他可以學的，後來這孩子居然改了他的毛病，又有一個年幼的兒童常受一個大孩子的欺負，他抵抗不了，有一天把大孩子的飯碗偷了，自己向先生承認他是報復，先生告訴他，爲人須光明，他明白了以後，再沒做這樣事。

四、毀壞東西——兒童天性好破壞，原因是藉以活動肢體；或欲探研究的目的；或爲支配稱雄的心理所驅使；也有爲報復而破壞的，成人最好使兒童有豐富的材料，可以建設創造許多東西出來，不可使他不得已而破壞好的或現成的東西，萬一兒童因爲過錯而毀壞了東西，要他明白毀壞的害處，並且要他賠償，如果他沒錢可賠，就要他以勞力抵錢來償還，總之要他知道負責。兒童在保育院都喜歡自做玩具，有一年盛行踢毽子，但是有許多孩子，沒有材料，就把棉衣剪了幾條做毽子。到放風箏的時候就偷被子和襪子的紗捻成繩子。這種破壞不能怪孩子，成人早應替他想到而有所準備，不過要告訴他，請求的正當手續，並且告訴他權利和義務是對等的，不能白用別人的東西，不可破壞別人勞力所成的東西，他如破壞了別人的東西，就須付相當代價。

總之頑劣兒童的產生是成人教育不得法，成人需明白原因之所在，然後對病下藥纔能事半功倍，最要緊的：

一、遇到頑劣情形成人須先反省，自己有沒有人對不住兒童的地方。

二、要尊重兒童，並且要設身處地替兒童想。

三、要有耐心，虛心，不能具有成見或暴燥從事。

四、要對兒童．純對慈愛，抱着幫助他們心腸，做他的好朋友。

五、成人要以身作則，使兒童感服。

六、要使兒童有事做，不受精神的刺激。

小啟事

之真，式斐，宋懷玉諸先生 請示通訊處，便寄稿費

研究經濟學之實踐意義

沈志遠

一切的科學，目的都是爲了實用，做某種實踐底指導。科學的政治經濟學也不能例外：我們研究經濟學，爲的是要根據我們對實際經濟現象之科學的理解，去指導我們底經濟活動——經濟建設的實踐。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

今天國內經濟建設的呼聲已經高入雲霄。不但呼聲很高，提倡總力，而且現在已經由提倡而開始進入實踐的階段了。在這個時候，研究經濟學原理的實踐意義，就比過去任何時間都大。事實也確實如此：在抗戰六年餘的今日，不但橫在我們面前的種種經濟上的難題，如通貨問題，物價問題，生產問題，財政問題等等在在都需要我們根據新的經濟學原理，確定出正確合理的經濟政策來給予解決，而且成爲今後建國事業之中心的問題——經濟建設底一切問題，尤其無一不需要根據適合我國國情的新的經濟理論，以確定下適合我國國情的正確合理的經濟政策，才能一一獲得妥善的解決。

當前和今後我國經濟建設底一些重要基本問題，例如工業化的問題，節制私人資本和發達國家資本的問題，計劃和統制經濟的問題，國營貿易和管理外匯的問題，利用外資和國際合作的問題，平均地權和繁榮農村的問題，諸如此類等等的大問題，雖然國內經濟學者已經在熱烈地檢討，有的甚至於已經提出了比較具體的方案，但是由於這些問題底不很簡單，中國底現實情形更不簡單，所以值得人們商討的地方依然很多，值得我們更深入地去理解更周密地去研究的地方，更加來得多。

假使我們一想到上述種種基本問題之下，還可以分而又分地分爲許許多多的具體細節問題，如工業化一項，問題下的如何建設重工業，如何分佈工業於適當的地區，如何建設國防，如何利用國內國外的資源，如何配合運輸交通條件，如何發達國營事業，如何培植民營工業，如何實施統制而逐漸按步就班地走向計劃經濟之路等等，那麼研究原理和運用原理底重大意義，就更加顯得迫切。

再者，就中國當前的國民經濟現狀來看，牠真是一幅異常複雜（可以說比今日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複雜）的畫圖，就經濟成份底性質來說，這裏有近代式的資本主義經濟，有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有買辦性的殖民地經濟，有廣大的小商品生產，即（單純商品經濟），有半封建性的農村經濟，有自足自給的（自然經濟或半自然經濟），甚至於還有族長制經濟等等成份；就生產方式來說，這裏有近代化的大機器生產，有半機器半手工的作坊和工場，有純手工業作坊，有廣大的小手工業生產，有使用一二千年前的古老耕種工具的農業生產，還有相當原始的游獵游牧經濟等等，所有這一切五花八門的經濟成份，錯綜復雜地交織着，使人看了眼花瞭亂，一時難以摸着頭腦。

事實也確實如此；許多經濟學者曾經對著這幅錯綜複雜的圖景當前發怔的發怔了，迷惘的迷惘了。所以從前學術界有過一個時期（以北伐大革命到九一八前後的那一段時期）熱烈論爭過中國社會經濟和性質問題。那次論爭雖已獲得了爲學術界大多數所公認的結論（即確認中國經濟爲國際帝國主義獨佔金融資本控制下的經濟，同時又是半封建性的經濟）但是我們不能否認還有一部分社會學經濟學者——尤其是英美派的——至今仍不見得完全同意那種說法。許多的經濟學者因爲摸不着這幅複雜圖景底頭腦，抓不住它的『主要的環節』，於是對經濟建設問題，作隔靴搔癢之建設有之，做閉門造車之方案者有之，將歐美各國底辦法原封不動地搬進來作削足適履之嘗試者亦有之。常常聽見人們說，許多歐美各國的好辦法，一用到中國來都變了質了。這一方面固由於執行者的胡幹濫行但主要地却由於辦法本身不適用於我國國情。在經濟論壇上曾經有過以農立國與以工立國之爭，近年來有統制主義與自由主義之爭，最近一個時期在工業化問題底討論中又時時發現許多不顧客觀現實，單憑主觀理想的高調主義者，公式主義者，主觀主義者等等。一部分在目前主張不顧一切地——犧牲民營事業，傷害國民生產力亦所不惜——實行超度發達國家資本，實行超度統制經濟的人，就是這類代表），凡此種種傾向，簡單一句話，都是由於對中國經濟底原理缺乏正確的把握，由於不知道把經濟學底基本理論靈活運用到中國底現實上來。

今後中國國民經濟建設對國運前途之重要是盡人皆知的，沒有工業化建設，中國就休想擠入近代化國家之列。沒有工業化建設，縱使抗戰勝利，民族國家底澈底自由獨立仍不能獲得。這是最淺顯的道理。但是要實行工業化經濟建設，第一必須要熟悉眼前我國社會經濟底實際，客觀條件，要適應着這種客觀條件去循序推進；第二務必使這種建設能夠最大限度順利而安全地推進，來得盡可能最高度的效率，求得客觀現實所容許的盡可能高的速度。在這兩大原則之下，就既不容許有隔靴搔癢之建設，亦不容許提閉門造車之方案，至於把歐美的辦法機械地搬到中國來作削足適履之嘗試，以及各種各式的主觀主義，高調主義等，更都無存足的餘地。簡單地說，要實行經濟建設，必先有正確合理的政策路線。

這裏所說政策倒不是指一些最高原則性的政策。誰都承認，我國經濟建設當以民生主義爲最高原則，而實現民生主義的兩大政策是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節制資本這一政策又有消極和積極兩方面：消極方面是節制私人資本，積極方面是發達國家資本。此外如實行統制政策計劃經濟，高度重工業化，建設國防經濟等政策方針，都是誰也不能反對和不願反對的。我們這裏所說的政策路線主要地倒不是這些（因爲這些原則本身已爲[illegible]綫條地）我們需要認切真真來嚴密檢討的是如何實現上述種種最高原則性的政策的具體途徑——實現上述種種？基本政策的具體政策，要很具體而很周密地規定出民生主義經濟建設底具體路線來，就必須具備充分的原理之學。我們必須把經濟學的原理研究透澈了，必須把支配世界主要國家的經濟法則和經濟政策研究透澈了，我們才能成爲中國經濟建設中的稱職的「設計師」。假使把經濟建設底全盤政策和路線比作建築工程師所繪的圖樣，那麼經濟學原理便是工程師在未學會繪圖以前所學的

春天已經不遠（天下大事）

啟明

誰都知道，一九四四是歐洲決戰的一年，決定的戰鬥還未到來，但是二月間整個世界戰局和政局的發展已為這決戰鋪好了道路。

從世界戰局說起。

從去年莫斯科開羅，德黑蘭會議后，我們知道英美中蘇四大民主國家已經確定了先擊敗希特勒的全球戰略；一般人不明瞭這一決定的意義以為既然決定先擊敗希特勒，那麽在擊敗希特勒之前，太平洋方面就不會有什麼重大的戰事發生了。事實上，這是一種誤解，所謂先擊敗希特勒的意思不是說希特勒不打垮，太平洋就沒有戰爭的意思，而是說在歐洲的決戰沒有到來之前，太平洋是不可能進行決戰的。而，在這當中，為了在歐洲方面能順利進行這一決定的戰事，太平洋方面一定限度的盟軍攻勢不僅是可能而且是必需的，二月中太平洋戰局的發展完全證實了這一點。

太平洋上二月中具有重大意義的戰事發展是美軍在中太平洋馬紹爾羣島（羅師，納岸，埃具師和瓜加林諸島）的登陸和佔領。這一戰役的發展可以分成二大階段：第一階段從正月三十日登陸起到二月八日瓜加林島的佔領；在這一階段中美軍完成了馬紹爾中部諸島的完全佔領；第二階段從二月十六日美艦登陸在馬紹爾西北部的安尼威土克島的登陸起到二月二十二日該島的佔領；經過了這兩大階段的發展我們可以說佔領馬紹爾的基本工作已經完成了。由于馬紹爾群島的佔領，美軍在太平洋中前進了一大步，為日本在太平洋中的外圍防線已經不可消蝕的破裂。

然而馬紹爾羣島佔領的意義還不止此，佔領馬紹爾羣島的更重大的意義是：盟軍的實力在全世界的範圍內已經增漲到一種程度，進行歐洲的決戰已經不妨礙盟軍在亞洲採取某種限度內的攻勢了。盟軍在太平洋的攻勢還在展開，更重大的勝利還要安到來，不過，那不能是決定性的攻勢，亞洲決定性的攻勢取決于歐洲決定性的勝利。

歐洲的決戰呢？

兩方突擊部隊指導着歐洲的決戰即將來臨：一個是西歐的空中突擊部隊——英美盟軍對德的空中攻勢，一個是東歐的地上突擊部隊——英勇蘇軍的勝利反攻。

在這裏我們不可能深入的分佈蘇軍的冬季反攻：一言以蔽之，北起芬蘭灣南迄黑海，茫茫二〇〇〇餘哩戰線上，蘇軍無處不反攻，反攻無處不進展，莫斯科祝捷的砲聲是數不清的。在這當中，最值我們特別提出來的應為蘇又尼哥羅德卡夫會戰的光輝勝利（一月廿十日至二月廿四日）。曾經有人說，斯大林格勒一去不復返了；不對，完全不對，斯大林格勒又回來了。在聶伯河邊。蘇支尼哥羅德卡的殲滅戰首一度的證明了，蘇聯不僅打的兇，而且打得好，打得兇靠力量，打得好靠本事，蘇聯不但有力量，而且有本事；有力量有本事就一定能無往不勝利。這是一。其次，不可不注意蘇軍今天的反攻已經不是一個孤立的戰鬥了，它已經是配合西歐第二戰場的未來決戰的一部份；這，我們可以從蘇軍最近的反攻把它的重點放在戰線的南

北南場得到暗示，我們知道，波羅的海和黑海是英美和蘇聯之間的交通大道。

蘇聯從東歐奏起希特勒的送葬進行曲，英美從西歐和南歐奏起希特勒的送葬進行曲。

六月中英美對德作戰中有兩大發展值得注意，第一是正月下旬（二十二日）盟軍在羅馬南安齊渥灘頭陣地的登陸及其以後的發展；第二是英美空軍對德轟炸的新階段。

關於不可能詳盡的分析安齊渥登陸意義；不過兩個教訓是瞭如觀火的，一：初期盟軍登陸的順利證明了盟軍充份掌握了開闢第二戰場所必需的戰術；二：後來盟軍的失利卻又證明了盟軍急迫需要開闢第二戰場所應有的戰略，那就是利用盟軍巨大的實力優勢同時在很多地方登陸，使希特勒至今還握有的局部優勢無從施其技。

第二戰場是不是會到來呢？

定會的，盟軍空中攻勢的新發展指示了這一趨向，雖然空中攻勢本身不能決定戰爭，但作為大規模登陸的準備，它的作用，在一定的限度之內是非常重要的。

在這裏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一回盟軍的空中攻勢：在戰術上，是配合了美軍的白日轟炸和英軍的黑夜轟炸；這樣一來希特勒的危機是不分晝夜了。在戰略上則是配合了以英國為基地的來自西方的航空隊加以意大利南部為基地的來自南方的航空部的作戰；這樣一來，希特勒的危機真是來自四面八方了。此外，盟機轟炸的範圍之廣，出動的機數之多，持續的時間之長，破壞的程度之大在戰爭史上是空前，更是這一次戰爭中所決有的。

希特勒的危機來自東，希特勒的危機來自西，希特勒的危機來自南，希特勒的危機來自北，希特勒的危機來自白天，希特勒的危機來自深夜，希特勒的危機來自空中，希特勒的危機來自地上——然而希特勒還沒有垮。

宇宙間有沒有一種力量足以阻止希特勒垮台呢？足以阻止希特勒垮台的不是他的實力大盟軍的實力小，換言之不是軍事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在今天唯一足以挽救希特勒覆沒的命運的是盟國間的不和；更具體的說，是德黑蘭會議的決定不能實現。希特勒知道這一點，所以千方百計來破壞它，全世界的人民知道這一點，所以用一切力量來擁護它。誰勝利呢？人民。

還在年初，由于蘇軍的越過德國境，蘇德問題的再起以及蘇聯憲法的變更，國際上不願意希特勒失敗的反蘇份子——孤立主義，妥協主義，失敗主義者們就在陰謀顛覆德黑蘭的決定了。這一道逆流，在輿論上，我們可以舉二月八日美國的紐約外報做代表，它說

「特別是從德黑蘭會議以後，蘇聯的行動特別，一方面參加解決西歐問題的決策，一方面又拒絕執行莫斯科會議關于東歐問題的計劃任何公開，它私自根據自己的方法和計劃，片面的解決和它有關的歐洲問題。現在，好像是我們應該問一問蘇聯莫斯科協定是要繼續有效的時候了」（二月八日紐約時報社會論）。

這是一個非常有害的逆流；我們問：德黑蘭會議的決定是否還繼續有效呢？

局勢需要澄清，二月二十二日英首相自德黑蘭會議歸來後的第一次演說斬釘截鐵的回答了這一個問題。他說德黑蘭會議的決定是一個莊嚴的誓約「我們在莫斯科和德黑蘭所奠立的基礎現在仍舊保持未失」

我們知道英美蘇在德黑蘭會議中關於第二戰場開闢的規模和時間都已經決定了的。只要德黑蘭會議的決定莊嚴地存在着，希特勒的命運是決定了的。

二月過後是三月，滿佈着希望的春天已經是不遠了。

亞洲母親收養歐洲兒女

哈爾（Fanrnina W. Halle）作

美 譯

原文載一九四三年九月號「亞洲與美洲」雜誌

本文作者哈爾女士，生在俄國，是歐洲許多學會的會員，在蘇聯亞洲旅行極廣。除了很多在歐洲發表的學術作品而外，她還有兩本書在美國發行，即「蘇聯婦女」和「蘇聯亞洲的婦女」，哈爾博士又是耶魯大學的榮譽會員。

中亞在十四世紀帖木爾時有着它的黃金時代，自從蘇維埃化之後，又由長久的睡眠中甦醒，得到了新的生命。同時因為它距戰場較遠而有相當的安全，這一塊擁有五個蘇維埃共和國（即：土庫曼斯坦、吉爾吉斯坦、達吉克斯坦、喀札喀斯坦、和烏茲伯吉斯坦）的新地，自從戰爭爆發之後，無論經濟方面或文化方面，都接受了巨大的動力，烏茲伯吉斯坦尤其是這樣，它是今日中亞最進步的一個共和國。隨了蘇德戰爭的延長，烏茲伯吉斯坦和它的首都塔什干越發變成了德佔領區無數難民的收容所，不僅如此，它並且變成了許多國內戰爭孤兒的家鄉，這是一個新的「塔什干作風」，是歐亞母親下視如手足的精神，是將來的一個預兆——這些都在這個「人類的搖籃中」發展着。

二十多年以前，蘇聯作家納窩羅夫（Neverov）發表了他著名的小說，「塔什干，麵包的城市」，而今天在全然相反的情況之下，我忽然想起了這個故事。這故事講窩瓦河上一個小村落裏的十二歲的幼童，他父親在一九二一年的饑荒中死去了。只賸下他母親和兩個小兄弟，都已因饑致病。密什加走到路邊，聽見一些鄉下人在講論一個叫做塔什干的城市。好像在那地方麵包非常便宜，每個人要吃多少麵包都可以，那裏還有各種的果子，那地方簡直是天堂，可是要想到那裏去真是太難了——有三千俄里那麼遠（約合兩千英哩）。但是密什加總是忘不了塔什干，那個富庶的都市。他慫恿了另外一個小朋友同他一道去。赤着腳，穿了他父親的上衣，「麵袋」裏裝了些粗麵包和一些鹽，他就走向這

（上接第八頁）

全部工程學原理——這裏包括數學，物理，化學，力學，測量學……等等」極繁複的學問。

孫中山先生這一位創建中華民國的偉大的工程師，他底主義學說之所以偉大，正因為他能根據對近代世界各國所流行的，各種進步學說之深而且博的研究，擷去其陳腐的渣滓，吸取其時代進步的精華最密適應着中國實際國情底要求，以構成適合歷史潮流的救中國的理論體系和政策綱領。我們治經濟學的人，必須學習 總理孫中山先生底這種科學精神，虛心求真的精神，實事求是的精神，和勇敢創造的精神。

為了實踐 國父底這種科學精神，我們就該認真的學習今日世界上比較最進步的經濟理論，慎密的研究今日世界上最流行的或最著成效的那些經濟體制及其各種重要政策。我們至少要研究下列兩個類型的經濟底運動法則（即發生發展和轉變的法則）：

（一）英美型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

（二）蘇聯型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

研究了這兩大類型的經濟法則之後，我們再進而研究我們自己國家底經濟結構與今後應進行的經濟建設路線。

（完）

充滿了希望的地方去，雖然他這步行經過荒地的歷程，並沒有像聖經那個故事一樣費了四十年，可是這次跋涉也似是無止境似的，並且在路上也同樣遭受了一些艱難困苦。不過最後有一天，這個有勇氣的孩子在塔什干，他的夢境，從火車頂裏走了下來。但是他所得到的只是這個和夢幻的幻滅：火車站上躺的是男女人們，被塔什克的烈日曬黑了，半死不活的，有的半裸著身子，有的竟一絲不掛。密什加注視着他們，走進一點，站在那裏想道，「簡直不可能，他們也在這裏挨餓嗎？」

二十多年已經過去了，這種情況已有了極大的轉變：第一次大戰後，因了那些無家可歸流浪的兒童所得到的悽慘經驗，使蘇聯政府對二次大戰的孤兒們，有了完善的辦法來解決，對這些兒童的撫養，現在成了國家的一個主要職責，而且用不同的辦法實行着。

有一種辦法是「護養」制度（Patronage）一家照養一個幼童，而由政府給與相當的津貼，此外又有一種家庭收養運動，他們的口號是：「叫他們到我們家裏來。不要叫國家裏有孤兒。」

這種收養運動，得到了蘇聯各地報紙的讚許，而在一九四二年間，尤其風行於中亞諸共和國中，無家的孤兒大多數都送移到那裏去了。喀札喀、吉爾吉斯、達吉克和烏茲伯成千成萬的家庭都收養外面逃來的孩子——有俄羅斯、立陶宛、拉脫維亞、白俄羅斯父母生的扁鼻、藍眼、白眉的孩子，還有烏克蘭和猶太種黑眼睛的幼童們。

迄一九四三年三月為止，送到烏茲伯吉斯坦的難兒已達八萬五千，大部份都被烏茲伯所容納，而主要分佈在塔什干城中。想到二十年前密什加所遭遇的情況和現在相差真是不啻天淵，今天在塔什干，他們所去的地方大都是組織完備的國營——現在的塔什干與從前「富庶的城市」，在這裏他們受到了愛和關懷。專管難童的有一個特別組織的委員會，主席就是烏茲伯共和國的主席愛伯都拉克艾諾夫，他有一個富有熱忱的助手，是高爾基的孫媳，那加諸淋娜·塔什高發。這兩個人解決了成千成萬兒童的問題。最近高爾基夫人應邀說，「我們不但把這些孩子們分佈到各種家庭和社團中去，我們更把他們交付給民眾。我要說明，我們為了教育這些孩子而對烏茲伯人有所呼籲，現在所得的成功幾難令人置信，烏茲伯中最有地位的政治、社會、經濟、科學、以及其他方面的工作人員都收養了兒童，國內成萬的家庭也接踵而起，效法他們的榜樣。」

地方教育委員會，專管安放這些兒童，他們的兒童選擇家庭時，都是費盡心機的，凡是想收養兒童的申請人，都要經過詳密的審核。有許多孩子被團體、學校、工會、工場、合作社、還有其他工作人員的組織收養了。塔什干有一個區城中，有五個集體農場，其中三個農場——把兒全、苦魯叶、和加答答兒——保證收容四十個兒童，而給他們教育。另外還有六個農場，在開始即收納了一百五十個兒童。塔什干的「援助兒童委員會」並在各種工業或職業學校中，給他們訓練，有些孩子們有的已經工作了。他們的撫養費是由不同的團體捐助的，他們不但和他們的「集團父母」通信，而且有時候往還探視。

塔什干和烏茲伯其他地方有千百人家出錢捐助給難童「飲食費」，塔什干有六家飯店，每天免費給六十個兒童的伙食。除此兩外，僅在塔什干一城，即有幾百戶工人和公務員的人家收養了不同種族的兒童，這些兒童的父母都在侵略者手下死亡

了。這些兒童的的大部分，都是在敵人侵入他們的城鎮或鄉村以前，就撤退了出來。但是他們都會告訴你一些可怖的故事，當他們和撤退的人一同出走的時候，納粹如何向他們轟炸和掃射。

烏茲伯吉斯坦對於人侵略下的小難民太關切了，他們都要收養這些孩子，等候收養的兒童，都暫時由政府收養，而這些機關裏中辦收養難童的人，簡直是應接不暇。蘇聯著名的兒童文藝作家，初高夫斯基（Chukovsky）寫了一個冊子「兒童與戰爭」給美國的讀者，這裏面有着這種非常情況的速寫：

『一個莊嚴的女人會促她走進一所學校，好像到了一家店鋪一樣地問：

「你們這兒分配小孩嗎？」說話的口氣好像小孩就是煤油或肥皂一樣，這件事是一個月以前我在塔什干見到的，我對這種不耐煩的狀態很感興趣，很明顯地這個女人急切地需要一個小孩——不是明天要或是今天要，而是立刻就要，學校的人告訴她，那天沒有小孩分配，她最好到另外一個機關去，領一個申請表格，再到「兒童之家」去，然後要等到第二天再看，她簡直生氣了。

「我不能等，」她說，「我已經把水燒熱了，」一切很明顯地，她給小孩洗澡的水都預備好了。

還有一個女人從六哩地遠的土耳麥談跑到塔什干，「可」一意要在那天從兒童收養所領兩個四歲的小孩來，「最好是一男一女」。別人告訴她要等到星期一，因為所有的可愛的小孩都被人搶去了，她難過極了。「再見，」她嘆了口氣，「可是今天才是星期六。」——好像星期六到星期一是「兩年」似的。有一個時期在塔什干一個主要的「兒童之家」的管理員，像機器一樣在講：「沒有四歲的難童了。都賣完了。下星期來一批新貨，再來看吧。」可是當這批「貨」到的時候，又同第一次一樣剎那間就光了。

現在有許多人都願意收養不太漂亮或不太健康的孩子，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受了愛國熱忱的激動，他們都要別人不喜歡的孩子。他們特別指定那些「最可憐樣兒的」或甚至「帶有病相的」孩子們，「為的是把他們養壯了來幫助國家。」

還有一件有趣的事，就是亞洲的孩子們，也參加這個收養歐洲兒童的運動。他們不但把他們最好的衣服給那些孩子，並且在家裏慫恿着他們的父母去收養那些希特勒炸彈下的小受難者，成功之後他們就非常高興。現在在烏茲伯吉斯坦沒有一家沒有小孩，有些人家甚至孩子成羣。

譬如說吧，塔什干有個名叫阿克麥特．釗瑪克穆道夫的鐵匠，現在就有着世上最特殊的一個家庭。他收養了八個兒童，包括有俄羅斯、白俄羅斯、猶太和韃靼的小孩。他自己和他妻子白克里是烏茲伯人，他們的家是一個真正的「國際」。自從開戰之後，他們就成了這個國際家庭。以前他們一個小孩都沒有。

第一個來的是八歲的雷伊亞，一個俄羅斯的女孩。雖然雷伊亞只會講俄羅斯話，而她的新父母只會說烏茲伯話，可是在最初他們就能夠互相瞭解。一年之內，這女孩學會了烏茲伯話，而她的義父義母也學了許多俄羅斯字。

「白克里，我覺得雷伊亞很寂寞。」有一天阿麥特對他的妻子說。「我們要是再收養一個小孩子，一個男孩子，不是很好嗎？」白克里高興極了，因為她正想有一個兒子。於是小佛哇來了。他僅僅三個月，非常地病，需要仔細照顧。不久又來了六歲的薇夏，七歲的蜜什加和非底亞，十

歲的寶蓮娅和她十二歲的哥哥拉菲克；最後，兩歲的愛迪克又來和他們住在一起。

阿克麥特為了供養這個大家庭，每天在鋪子裏花的時間越來越多。白克里和孩子們就在家收拾園子，晚上在園子裏，阿克麥特被孩子們圍繞着，給他們講烏茲伯的童話。這些孩子們都學會了講烏茲伯話。有人問起阿克麥特，有這麼大的一家人，生活會不會太艱難，這五十歲的老鐵匠微笑了。「當然不，」他答道。「當一個人愛的時候，他可以移動大山。現在在作戰，我們都要儘我們所能，來幫助我們的國家。」

難童們對他們新父母的反應也是很有趣。「你知道嗎，我們家的蘇妮亞非常聽話，」或「凱帝亞對爸爸媽媽，就像是他們自己的孩子」，收養難童家庭的小孩子們就會告訴你這些話。這些話都是塔什干的新現實所產生出來的。小派夫立克變成了凱末爾。他很喜歡這個新名字，在每一本教科書上他都小心地寫上：「塔莽羅夫・凱末爾」。——麥加・羅巴都哇在園子裏種了些鳶尾花。「我很喜歡烏茲伯吉斯坦，」她說。「當然，遠處的老家也很好，可是那地方的花不像這裏開得好，也沒有這麼大。」——坦尼亞・愛森堡是這些孩子裏最幸運的一個。她最後一次見到她母親時，她母親是在一輛燃燒的火車裏，可是她母親並沒死。她遇救後，讀到報紙上塔什干一個兒童之家的消息，提到了妲妮亞，她來到了塔什干，尋獲了她的女兒。她是找到了孩子的第三十六個母親。

可是十歲大的孩子們，不論對他們的待遇多麼好，總是忘不了他們的家。他們回憶到故鄉的河流和田野，他們的樺樹和家畜，還有他們的學校。這些孩子們永遠向着同一的問題：「什麼時候我們的軍隊會把那麼地方收復呢？我們就要回家了嗎？」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真理報上載着一個蘇聯記者的報告，敘說在塔什干專門為蘇聯兒童開的一個奇異的博覽會。那裏面有許多兒童們自己畫的畫。他寫道：「這裏面有着兒童的心靈在戰爭中所見到的一切：莫斯科的大轟炸，莫斯科的兒童從屋頂上擲下燃燒彈，兒童的兄弟姊妹們被送到後方。在這些圖畫裏，可以見到大車穿過田野和沙漠，塔什干的車站，兒童們在那裏吃東西，還有烏茲伯的兒童們帶了花和禮物來歡迎這些難童。我們又可以看到這個「棉花的共和國」的棉田，這個「白金子」的收割，還有各處兒童在幫助工作。」另一方面，在烏茲伯兒童的圖畫裏，有着他們從未見過的克姆林宮；他們從未到過的莫斯科；他們只在圖畫中見過的史達林。這個博覽會的一切的一切，都告訴我們，這些小孩子即使在遊戲的時候，也有着成年人的問題；歐亞大陸的距離已不復存在了，現在才真正是「天下一家」。

在參觀這個展覽會的人裏面，有一些西班牙的女孩子可以作為活證。這些女孩子們先是由西班牙撤退到莫斯科，又由莫斯科撤退到塔什干，這些女孩子們現在同俄羅斯和烏茲伯的婦女們，一齊在和平的紡織廠裏工作。雖然她們仍然年青，她們也曉得法西斯是什麼。她們中間有的已能講流暢的俄語，對烏茲伯吉斯坦也有了深愛。「羅曼娜・森泰恩拉里亞在西班牙法西斯匪徒進入巴賽隆納城郊時，由城中逃出，她母親被捉住吊死了；」她說，「在這裏，每個人的心都在前線上，每個人都在為作戰而努力。我們因為我們的新家鄉而感到驕傲。」所以，甚至歐洲西端西班牙的兒童，都來到這「第一個母親」——亞洲——的懷抱裏。

「我們的民族平等，」蘇聯大作家伊里亞・愛倫堡說，「比憲法的條文更有意義，它是心的悸動。」

阿凌：

他們要活知識

——給某子弟學校的小朋友們

你們每一個，都是可愛的。一想起你們，空虛的時候，我會感到充實；寂冷的時候，我會得到溫暖。

你們有的來自白山黑水間，有的來自粵江流域，長江流域，黃河流域，還有來自南洋羣島的……。南來的，北來的，大家在這裏相遇了，你們訴說着東北的大豆高粱，熱帶和亞熱帶的香蕉椰子，一說起來，就饞得流涎水……。北方的總說北方好，南方的也力爭着南方好。最後，結論卻是一樣的：

「路越走得多了，越感到中國的遼闊，富庶。敵人把我們趕出了家，我們要打回去啊！」接着，大家的眼睛就都紅了。

你們的爸爸，媽媽，哥哥，姐姐，……都是直接參加生產的；在彈夾所的，在製砲所的，在引信所的，……不管在那部份，只要有人問起你們父親作什麼的時候，你們都會回答道：

「在廠裏造小砲。」

這話夠多驕傲啊！——你們的校歌卻更驕傲呢：

「我們的父兄努力製造兵器，我們自己也來努力研究學識……」

的確，你們是很「努力」的「研究學識」。

八月的底邊，漫長的暑假一過，我們見面認識了。當着你們這些走爲多里路少也幾千里的孩子，我感到自己是多貧乏啊。

一上課，你們就說：

「暑假兩個月，我們都很少看報，請先生說一點時事吧！」

那一天八月三十，甘地尼赫魯等一百多人被捕後的三個星期，我把這事很雜亂的，凡自想到的，就都說出來了，你們都憂傷着臉，愁眉不展的：

「希望早點放他們出來吧！希望我們的領袖，還有羅斯福他們，出來管管這件事，或者會好一點，早放他們出來一天：……。」

轉了話頭，我又問你們以前講過些什麼東西。

「除了課本以外，什麼也沒有講過。」

於是我提出了選點課外材料的意見：

「課本子是經過專家選定的，都是好的。不過，它是抗戰前的東西，我們現在是抗戰七年了，——抗戰是一個大的轉變，它使一切舊的東西毀滅，新的東西成長。抗戰以來，產生了許多有價值的新的作品，我們應當知道一點才行。」說完，我看着你們的臉色，有什麼反應。

喲！全屋子都舉滿了手。有一個站起來說：

「課本子都老得白了鬍子了。選講新的好啦！」

開頭，我們講了杜甫的石壕吏。

我是不主張背書的。我感到背書這回

事，現在還應該是一個値得研究的問題。那種「差一些」的文章，勉強着講了，又勉強的聽了，再打着罵着勉強的背了出來，能真正懂嗎？有益嗎？你拉出私塾裏那些搖頭擺尾的，楚天子曰詩云的孩子，問他會背的都會講嗎？

然而講過石壕吏以後，我沒叫你們背，你們却都會背了。

『好文章，用心聽了，記在心裏，不會再忘：背的話，不費一點力就背得出。』

說來，我也是有這樣的感覺。從你們的話裏，我似乎得到更多的安慰和溫暖；因爲你們會背也會講了呀。你們常常拿着那份講義到我寢室裏來：

『現在也還有很多這樣的事情啊！街上一個老頭，他就有三個兒子，都被……。』

講過了任鈞的「俄羅斯的嚴寒和希特拉」，你們就叫那些愛吹牛皮造謠的人爲「戈倍爾」，「牛皮專家」；對那些你們敢怒不敢言的人物，就說出幾句風涼話。講過了南星夫的「採訪亡友的家庭」，又講到有個清朝人作了首詩，有兩句——「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而被殺了頭。你們又重吟了幾遍後，有的說了：

『詩最感動人：』

那個十一歲的，聰明，調皮的孩子，當我問他最有興趣的功課的時候，他說；

『我對詩最有興趣，我要和它結婚，一輩子都不離開牠，因爲它最感動人，字句又精練，又美。』他是十二分自信的，又繼續說下去：『我將來一定要做一個有名的詩人，寫的詩，可以使別人哭，也可以使他們笑得跳起來。』

因爲篇幅較長的關係，油印起來太麻煩，我們讀過了姚雪垠的「差半車麥稭」，讀過了吳奚如的「蕭連長」，讀過了魯迅的「阿Q正傳」，讀過了萊維洛夫「我的活」，讀過了英尼爾的「拉拉的利益」。你們說：

『聽讀着，飯都可以不吃，』真是要廢寢忘餐了。

讀過的許多文章，你們說得好：在那些都好的文章中，你們最愛「拉拉的利益。」

『那些孩子真好啊！你們回到家裏，母親不給做衣服，爸爸不給我買書買玩具的時候，……我們也開個會。』

那次，院長打來個電話，又叫我們講課本子的時候，他說是你們家長的意見。

你們立時開了個級會，舉手通過：『還是要講義。』

並且派代表：『請校長給院長打個電話回去，告訴院長——你們的家長根本沒干涉我們的權，我們的家長都是贊成我們選講義的……』

開會、討論、舉手、派代表、打電話，……你們就像拉拉樣的爭取着自己的利益！

每講一篇文章或讀一篇文章，總要留下一點東西的。舊的被新的代替着，新的又被更新的代替着。每天都有新的東西在那裏變換着。

讀完了「阿Q正傳」你們談到有說似阿Q的地方，就喊他「阿Q阿Q」……。讀完了「差半車麥稭」，你們就互相喊起「二哥」來了。我告訴你們「二哥」在我們山東是尊稱，你們也喊起我「二哥」來了。

新的，更新的；代替了別的，自己又被別的代替。你們的功課，也是在這樣的飛進着。

你們辦了個每期六七千字的「兒童壁報」，半月出一次。你來編排經驗多了，人

手熱了，就把它改成了週刊。雖然有時工作到深夜，也總是叫它按期和讀者見面的。每一期出來，同學爭着看你們的壁報，先生也爭着看你們的壁報；你們寫自己，也寫先生，所以一出來，他們都圍在那裏找他們自己。

『老劉你上壁報了』——

老劉趕快跑過去，看看說些什麼。

你們接受着新的東西，眼睛明亮起來了；你們認識了青紅皂白，認識了善惡，懂得了愛憎。你們寫了東西發表的地方，越發高興寫。有一個孩子，她在「我最有興趣的功課」是國語一文內說：

『我本來對於國語可說一點興趣也沒有的，自從沈老師把一切有趣的文章拿來給我們講，所以我現在，對於國語方面很感興趣。』

你們愛批評，最初那個抱負頗大的孩子，看着現在的電影還總覺得不夠好，他說：『電影是一步一步的進化到現在的，隨進隨改，將來我一定要把它再改一下，一定比現在好』，他愛批評：『這個地方不好——將來那個孩子，那就老好多了。』——

於是你們就常常說他為：「批評家。」

我告訴了你們：『每個人都可以說出他自己的意見的，這是每個人的權利；說得對不對，那是另外的問題。比方說：到館子裏吃菜，鹹、甜、淡、，……你都可以說。』

於是你們就批評起來了，批評這，批評那。我們談過反間諜（陶熊作）裏的人物雕塑得不夠深刻，完整。大地回春（沈白塵作）裏的馮蘭比樹蕙好得多；馮蘭，真是我們理想中的一個女同志。李映波那傢伙，「理智理智」，樹蕙又和別人回了上海。

等我們要為那次的演出開個座談會的時候，那已是我要離開你們的時候了。

我走，你們都是聰明的，我知道你們不會再留我，然而我還是在你們還沒到學校來的時候，一個很早很早的早晨，跳上汽車走了，誰知那樣巧，走了剛剛一公里，車子出了毛病，正在修理的時候，你們爬過一個大溝，又爬上一個山坡，跑來看着我在車子上，我們都哭了，你們說不出話，卻用筆寫出了祝福的字句遞給我；帶着你們的祝福，我走向遠方，我是快活的。

夏天的夜是悶熱的，我愛坐院中乘涼到深夜，仰望着天空，凝視着漆黑的那邊，我就想起你們。我想得很多，想說的很多。然而你們寫來的信，我有的是回了，有的就沒回。那理由，是不能有的理由。

夜深了，夜也涼了，河兩岸，我住過許多日子的地方，我虔誠的，低聲的說出：睡去吧，夜深了。祝福你們的明天！

徵文啟事：

——職業婦女及女學生生活報導——

進行婦女工作，必需瞭解各界婦女之實際生活。本刊特闢大部份篇幅，登載各部門職業婦女，各學校女學生報導實際生活的文稿；歡迎姊妹們踴躍投稿！文稿盼於五月三十一日以前寄到。

生活戰線

我們生活在育才

畢汝欽等

凡是每個在育才生活的孩子，都愛育才，的確，育才實在很可愛，它有着許多別的學校所沒有的優點，單指男女同學的關係來說，那簡直像一個新式大家庭，除了像兄弟姊妹的友誼以外，我們的學習，我們的待遇，我們的生活，都是男女同學一律平等看待的，我們常常說，在這裏女同學是真正得到解放了，問題只是我們自己努力不努力。

在這裏，全校同學共有一百五十多人，我們姐妹們，有七十人，佔了半數，頂大的姐姐有十八歲，頂小的妹妹有十歲，我們和男同學一樣也是分組學習的，普通課是小學五年到中學三年級。

我們大半是愛藝術的，而尤其是音樂。不是音樂組的同學，愛好音樂的也很多，此外喜歡文學的也不少。

不知怎樣的，比從前男同學比女同學進步快些，的確我們姐妹在生活學習方面都比兄弟們差一些。但是，自從去年的三八節之後，我們有了新的轉變，我們感覺到了這是可羞的事實，我們要求改變它。

三八節那天，兄弟們在會場上要求我們大方，潑辣，還有走向操場，我們不但當時用了洪亮的聲音回答他們，而且更具體的，用我們的行動作了有力的答覆。

現在我們女同學的組織，比以前要團結些，嚴格些，除了平常女同學互相幫助以外，每日還開一次集會，檢討我們的生活啦，討論問題啦，……我們討論過的是女同學為什麼要小氣些？還討論「怎樣使我們大方的辦法，我們還討論女同學為什麼要比男同學進步慢？」有些女同學對婦女問題，婦女工作比較有興趣，便找些時間來討論研究。

此外，在集體生活方面，服務方面，我們也儘量參加，我們的口號在工作上要和男同學平等，現在在各小組擔任幹事的女同學佔全體幹事的三分之一，另外在各部門當幹事的，如圖書館，事務科，會計室，醫務室，工藝廠，總共有十多人，佔這幾個部門幹事的三分之一多。

最近五年級的女同學因為「小學要畢業了」，都在忙着功課，忙着升學競賽，或留校研究的留校工作的準備，活動也就無形減少了。

以下是關於各組女同學情形：

(一)沉醉在音樂裏

音樂組　程淑霞

四年了，我們在琴聲裏渡過，在歌聲日子裏，沒有一天不是

美好的，時間對我們像一隻悠美的歌曲，我們從未停止過我們所愛好的學習，雖然，我們之間學習的進步有些差別，可是，相同的卻是我們都有一顆熱愛音樂的心，每人都希望自己能學得更好，進步更快，我們生活像一隻靜水上的帆船，載着我們平穩地前進，偶然，我們之間也會有些小的爭執，糾紛，（所以，男同學批評我們小氣，）但這並不是常有的，我們都下決心改，一定的，得改過來，應該到男同學前面去，一般的說，男同學創作勇氣比我們大些，他們常常作曲，練習作各種曲子，這是他們比我們好的一點，我們都覺得自己這一點也不太好，是的，應該有大的勇氣去練習創作，現在我們也開始了。

從北碚的鄉下我們又搬到了江北的這個鄉下，我們的週圍都是稻田和青山，山上就是中華交響樂團，環境太好了，我們現在便有先生能經常教我們鋼琴和提琴了，終日的鋼琴聲，提琴聲廻旋在這山谷中，這些功課，我們都在用心地學呢！

在重慶，我們開過幾次音樂會，還算圓滿，承一些先生們的鼓勵，於是，我們對自己的學習就愈加努力了。

（二）小頑皮，快活，熱鬧！　戲劇組　孫振俠

在這裏，要算我們這一組頂活潑了，我們一共才九個人，除了三個大一點，其餘都是十二三歲的「小鬼」，「小頑皮」，所以我們是不大用功的，每天除了應上的課之外，田野裏便是我們常去的地方。

平時，也算我們最愛開玩笑了，一些淘氣的小同學還摸仿重慶大演員們的台詞和某些動作，使大家看了笑得氣都喘不過來，任何地方，只要我們一到，笑聲也就跟着來了，別組的同學都比我們大些，她們常常幫助我們，並且認為我們生活得愉快，可是，有時我們太愉快了，忘記了別的，就會使得別人不大高興，這是我們的缺點。

我們祇有九個女同學。但是，鬧起來比那一組都熱鬧些，我們之中差不多的人都有一個綽號，譬如什麼：皮猴子，小滑頭，靠山，老密斯，羊頸……這些名字看起來就可笑，這些人也是怪有趣的呢！有時開玩笑，別人笑得肚子痛，她自己倒正經的板着臉，使得別人更可笑了。

雖然我們生活得那麼瀟灑，可是對自己的功課並不是一概不管的，不過總是除了規定做的功課之外，並不去特別加油就是了，有時，還個別的到樹林裏去練歌演，練舞蹈，這就是我們個別學習最好的一點了，課外，大多是看文學書，看故事，看劇本，看童話之類，別的就不大高興看。

此外女同學舞蹈最感興趣，以前有吳曉邦先生教我們，現在我們自己跳，我們曾和音樂組同學合作創造了一個荷葉舞，和椅子舞，音樂組作曲，我們配舞，真是有趣得很。

上次「小主人」的演出，我們女同學也差不多全體上場。

（三）靜的生活、靜的性格　文學組　張靜

文學組女同學的生活是平靜的，有人常常在自己的日記本裏寫着：「生活真好比沒有風的湖水一樣」，我們的性格也是、愛靜的，在操場上，就很少有我們的影子，如果，在教室裏，就會看見一個一個的在垂着頭看書，寫作，平常也悄悄地各自找一個處所，獨自地在用功，大都是在閱讀名著，分析作品，研究作家，或寫文章。

我們對詩文的學習，比男同學有興趣，有一次，大家填志願的時候，大多數願意將來從事於翻譯工作。

在團體生活方面，因爲性格較靜的原故，就表現得不大熱情，不大積極似的，這一點，文學組的男同學也曾經幾次提出批評，建議，我們已在轉變這一點，其次，我們對一切人和事物，都有着更多的愛和憎，只是我們大都習慣於用文字來表現罷了。

對工作，我們比較偏重細緻，耐心的，例如會計工作，衛生工作，大部是文學組女同學參加的。

其他一切學習，都和男同學一樣，除了上課和課外的閱讀習作之外，還有各種文學活動，如詩歌朗誦晚會，故事晚會，，大文豪與詩人等節日，各種紀念會等等，並創造全校的文學氣氛，提高全校的文學修養，以前全校壁報改造，文學組就是首先響應的。

(四)畫筆是我們的武器　繪畫組　盧

我們繪畫組的女同學只有四個；佔全組三分之一。我們整個的生活都很愉快！感情能互相融洽，在學習上，目前還是學習基本的東西，『素描』是更多練習的功課，在學習進程中女同學一樣能與男同學競賽，在工作中也同樣沒有絲毫軟弱，如在兒童美術館和繪畫展覽的工作中，女同學也同樣能夠單獨擔負起工作來，進行接洽事情(代表校方)，也能抬上扁担，去挑東西，而且，我們在工作的職務分配上，每人都是負責的，在工作中去學習怎樣鍛鍊自己，更堅強更有能力。

雖說自有兒童美術館以來，我們就生活在重慶：學習在重慶，但是並沒有染上一些女孩子容易染上的虛榮，也並未看到別人某種物質條件豐富而稍起羡慕之心，相反的我們仍保持了難童的本色，沒有忘記我們的學習，我們的任務：我們將學習站定在藝術工作的崗位上，握緊我們的畫筆，爲人民而服務。

(五)愛說愛笑愛辯論愛做事　社會組　楊烈羣

我們社會組女同學的生活，是充滿着生氣的，愛說愛笑愛辯論，也相當的愛動，愛做事——無論那一次活動都有我們的份。

社會組女同學參加工作的最多，除了一位生病的女同學外，每個人都負擔了一項工作，還有一位女同學是專門負責工友教育的，已兩年了，有相當成績，我們女同學對集體生活的進步，也比較關心，因此只要學校有一個什麼活動或號召提出來的時候，我們都盡力的響應。

我們的性格都比較強，但也相當急燥，有什麼弄大了，便爆發一頓，火過了也就算了，不願意再放在心裏，因此我們倒比較更能團結。

我們特修課學習史地，時事，及一般的社會科學基礎知識。在學習這方面我們一般說要比男同學落後些。

但值得欣慰的是我們女同學的農村社會工作。要比男同學做得好，這表明我們女同學是更能和老百姓接近，取得她們對我們的信任。

還有一個特點，我們組裏女同學，在學習方面是比其他組女同學較爲平衡發展的，基本課不用說，是很注意的了，就是其他組的學習我們也很有興趣，我們知道我們的學習還談不上專門，研究社會科學，必須首先有廣博知識的基礎，才談得到精和深入，可是雖然這樣，但還免不了搬弄搬弄名詞，自己以爲很對的情形也是有的。

總之，我們的生活是合理愉快，積極的時候多，消極的時候少，站在前哨的時候多，站在末尾的時候少，因爲我們都曉得只有積極才能創造，只有集體的進步，個人也才能有進步。

史湘雲論（紅樓夢人物之七）

太愚

（一）

常聽人說：『我愛湘雲！』這是說黛玉和寶釵各有其不可愛的地方。

有誰不愛天真美呢？在凍雲陰霧低壓，病柳愁花環繞之下，忽見一片鮮艷的朝霞，輝煌天際，人會頓然覺得眼前一亮，心胸開朗，要深深地吁一口氣。

大家正在吃酒行令，忽然不見了雲姑娘。臨有人走到山子石後頭一看，原來她吃醉了，酣睡在一個石板凳上；四面芍藥花飛了一身，滿頭滿臉和衣襟上是紅香散亂，手中的扇子掉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蜜蜂，蝴蝶，鬧嚷嚷地圍着。這是多麼出人意外的一幅美妙的圖畫啊！大家在蘆雪亭賞雪吟詩，獨不見了湘雲和寶玉，原來她們去商量着吃鹿肉；自己把那生鹿肉切着，圍着火爐燒着吃，寶琴說：『怪髒的！』黛玉說：『罷了！罷了！今日蘆雪亭遭劫，生生被雲丫頭作踐了，我為蘆雪亭一大哭！』湘雲卻說——

『你知道什麼？「是真名士自風流！」你們都是假清高，最可厭的！我們這會子腥的膻的，大吃大嚼，回來卻是錦心繡口！』

只這幾句話就掃蕩了一切扭捏，矜持，多麼痛快！這姑娘又常愛穿男孩子衣服，打扮成男孩子模樣兒。平常談起話來，又高聲大笑；吃起酒來，揎袖揮拳毫無顧忌。香菱請教她做詩，她便滿口是杜工部怎樣沉鬱，韋蘇州怎樣淡雅，溫八叉怎樣綺靡，李義山怎樣隱僻，說個不了。大觀園中有誰是這樣粗豪明爽的，她似乎從來不睬那些『坐莫動膝，立莫搖裙，喜莫大笑，怒莫高聲』的女四書，也從來不沾染那些高貴小姐們的斯文氣習，她只是一個原封未動不愛穿戴的好孩子。

湘雲聽見別人結社吟詩，便搶着參加，對自己的興趣與才華不加掩飾，吃了別人的酒就要還席，也不計較自己有錢沒有。得到了幾個絳石戒指，便要分贈給朋友們，也不管別人是否看得重。寶釵李紈玉床上睡覺的替寶玉起誘疊，黛玉在窗外叫湘雲醒者，她忘了寶釵對自己不錯，襲人不能加以嘲笑。寶釵給她真情，黛玉沒有她寬厚。

不幸的是這姑娘的身世非常悲苦。她是賈母史太君弟兄史鼐的姪女，從小父母雙亡，靠着叔嬸生活，而這史家現在已不是「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的時代了，迫得她做針線都要湘雲自己動手。因此她常在孤零與痛苦中；只有到賈府來可以獲得些友情與溫暖。當她家裏打發人來接她回去的時候，她只眼淚汪汪地和大家告別，當着家裏人又不敢表現得十分委曲，臨行，她私下囑附寶玉：『提醒老太太去接她』——多麼可憐！

（二）

然而她總是一個胸無城府不用心機的姑娘，她和別人的關係只憑自己的直感：誰對她好，誰就是好人。她稱讚寶釵說：『那麼是個頭頭兒，也要跑前顛後，又要自己得宜，又不得罪人，』她從來想不到天下事並不這樣簡單的！寶釵雖然

向家裏去要了幾簍現成的螃蟹和幾罈子酒來給湘雲做面子，這使她又感激，又佩服。其實她所處的人事環境絕不簡單，那裏面的觀瞻考慮原是極其曲折的——

襲人……道：「你前日送你姐姐們的（戒指），我已得到了。……」史湘雲道：「是誰給你的？」襲人道：「是寶姑娘給我的，」湘雲嘆道：「我只當是林姐姐送你的，原來是寶姐姐給了你。我天天在家裏想着，這些姐姐們再沒有一個比寶姐姐好的。可惜我們不是一個娘養的，我但願有這麼一個親姐姐，就是沒了父母，也沒妨礙的，」說着眼圈兒就紅了。寶玉道：「罷！罷！不用提這話了。」史湘雲道：「提這話便怎麼？我知道你的心病，恐怕你的林妹妹聽見，又嗔我讚了寶姐姐了……」襲人在旁嗤的一聲笑道：「雲姑娘，你如今大了，越發心直口快了，……且別說頑話，正有一件事求你呢。……有一雙鞋，……」史湘雲「你可有工夫替我做做？……」史湘雲聽了便知是寶玉的鞋。……道：「論理，你的東西，也不知煩我做了多少，今日我倒不做的原故，你必定也知道。……前日我聽見把我做的扇套兒，拿着和人家比，賭氣又鉸了。……這會子又叫我做，我成了你們的奴才了。」寶玉忙笑道：「前日的那個，本不知是你做的。」襲人也笑道：「他本不知是你做的。是我哄他的話，說是新近外頭有個會做活的，扎的絕出奇的花兒……他就信了。拿出去給這個瞧，那個瞧的。不知怎麼，又惹惱了那一位，鉸了兩段！……」史湘雲道：「這越發奇了！林姑娘也不犯上生氣！她既會剪，就叫她做！」襲人道：「她可不做呢！饒這麼着，老太太還怕她勞碌着了！」

顯尖銳的人事矛盾蘊藏在這一件瑣瑣碎碎的小事的底層。分送戒指給襲人的是寶釵，剪了扇套的是黛玉；襲人常託湘雲代她做些活計，可是這扇套在被剪壞以前，襲人並沒有告訴寶玉就是湘雲做的，平日湘雲來了常住黛玉房裏，她們彼此也還不錯；但這心直口快的雲妹妹這回就非常惱恨黛玉了。至於人們互相間的衝突和言詞中挑撥作用的奧妙，她一概不及細想。

湘雲沒有理解過封建社會中有許多處人的花樣。天真無邪的好人往往只能從紙面上或情感上憐恤成例與自私，反對一切不良制度中的罪行。但自己本是置身於這雜亂矛盾的包圍中，卻不能用敏銳的眼光去透視底蘊，用精細的頭腦分辨是非。同時，凡世俗所謂豁達明朗的人物，照例具有不與人勾心鬥角的美德；惟其如此，她也就不能具有最鋒利的良心，和認真的態度，她不肯站在正面與那醜惡決戰；只行雲流水一樣，無所沾滯地過去，不會成為一個堅決的反抗者。這與那疾惡如仇偏激過分的晴雯，反抗壓迫死不妥協的鴛鴦，迥乎不一樣。

（三）

一般所謂的天真爛漫的優良品質固然是純潔，光明，恬淡，洒脫。但不可以誤以為這種人沒有自己之存在，聰明莫從而所處地位原和黛玉寶釵相差不多的湘雲，當然也具有同樣的愛憎妒忌。她便無心地捲在寶玉的爭奪之中，而且成了僅次於黛玉寶釵的一個重要戰鬥員。問題發生在她從小就有和寶玉相愛的資格——

……只有她姊妹兩個尚臥在衾內。那黛玉嚴嚴密密裹着一幅杏子紅綾被，安穩合目而睡。那史湘雲，卻一把青

湘雲卻一把青髮，拖於枕畔，被只齊胸；一灣雪白的膀子撂於被外。又帶着兩個鐲子。寶玉見了歎道：「睡覺還是不老實！回來吹了風，又嚷肩窩疼了！」一面說，一面輕輕的替她蓋上。……湘雲洗了臉，翠縷便拿殘水要潑，寶玉道「站着！我趁勢洗了就完了。……說着便走過來笑道：「好妹妹，替我梳上頭。」湘雲道：「這可不能了。」寶玉笑道：「好妹妹，你先時怎麼替我梳了呢？」湘雲道：「如今我忘了，怎樣梳呢！」寶玉……又千妹妹萬妹妹的央告，湘雲只得扶過他的頭來一一梳篦。……

了這一早晨的事，曾引起襲人很深的妒意，和寶玉慪了一天一夜的氣。但比這更重要的還是湘雲與黛玉的衝突，並無慚愧的，湘雲是黛玉眼中的第二個情敵，而湘雲對黛玉也毫不容氣地反攻。

湘雲所不同於寶釵，不懂得故意躲避黛玉的視線。她一來到賈府就要找寶玉說話，這當然是黛玉所不愉快的！

……湘雲走來笑道：「愛哥哥！林姐姐！你們天天一處頑：我好容易來了，也不理我一理兒！」黛玉笑道：「偏你咬舌子愛說話，連個二哥哥」也叫不上來，只是「愛哥哥愛哥哥」的！……」湘雲道：「她，再不放過人一點，專挑人的不是。[illegible]我自然比不上你。我只保佑着，明兒得一個咬舌兒林姐夫，時時刻刻你可聽「愛呀厄」的去！阿彌陀佛！那時才現在我眼裏了。」說的衆人大笑，湘雲便回身跑了。……林黛玉趕到門前，被寶玉叉手在門框上攔住，笑道：「饒她這一遭兒罷！」卻值寶釵來在湘雲身背後，也笑道：「我勸你兩個看寶兄弟面上都丟開手罷！」黛玉道：「我不依！你們是一氣的！都戲弄我不成？」

在這種活潑嬌俏的戲謔鬥爭中，還隱藏着深重的妒恨的波紋。但這還是一種暗潮。由此漸發展到第二階段上去，便是明顯的戰鬥——

……賈母深愛那做小旦的。……（她們在看戲）……鳳姐笑道：「這孩子扮上，活像一個人。」……史湘雲便接口道：「倒像林姐姐的模樣。」寶玉聽了，忙把湘雲瞅了一眼，使個眼色。……晚間，湘雲便命翠縷把衣包收拾了。……湘雲道：「明早就走！還在這裏做什麼？看人家的嘴臉！什麼意思！」寶玉聽了這話，忙近前說道：「好妹妹，你錯怪了我！……我怕你得罪了人，所以才使眼色，……」湘雲摔手道：「你那花言巧語，別望着我說！我也原不如你林妹妹！……我原不配說她，她是主子小姐，我是奴才丫頭！得罪了她了！……這些沒要緊的惡誓，散話，歪話，說給那些小性兒，行動愛惱人，會轄治你的人聽去！別叫我啐你！」……

這位可憐的姑娘從心裏一惱怒，說起話來也就十分辛辣呢。在這邊討了沒趣的寶玉走到那邊，卻又吃了閉門羹。低低的叫，柔和的聲，結果是黛玉對他冷笑說：「我得罪了誰與你何干？她得罪了我，又與你何干？」

（四）

這種爭奪戰更向核心處推進，就直逼到婚姻問題上去。

黛玉最忌諱的是別人有金，寶釵的金鎖是黛玉致命的病根；那禁得住湘雲又有一個金麒麟？寶玉從道士們獻賀的諸般玩具中揀取了一個金麒麟，姑不論寶玉心裏

劇底爲了偶然巧合的趣味，這是竟滅爭了那金玉姻緣之說。既被黛玉密揭撥剔，使射痛了黛玉的心。後來寶玉把它遺失了，又偏巧被湘雲的丫鬟翠縷拾着，交給了湘雲，於是兩起湘雲許多幻念。但湘雲，又忍不住拿給寶玉看；剔給又起來了。

黛玉遇到這一類的巧合再沒有一點念曾的。寶玉等湘雲會說話，她便說不會說話那裏有麒麟？寶玉把麒麟掏起來，湘雲使向他唱了說，說：「你怕搁了你的好姻緣，你心裏生氣了」黛玉以心衆裏明心膀，她便說：「也可不算什麼，只是丟下了什麼「金」什麼「麒麟」，可怎麼好呢？」作者於此猶揮筆——

——所來黛玉知道史湘雲在這裏……因心下忖度着：「近日寶玉弄來的外傳野史，多半才子佳人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或有鴛鴦，或有鳳凰……而進終身之誤。今忽見寶玉亦有麒麟，便恐借此生隙，同史湘雲也做出那風流佳事來。」

傳奇的時代發生傳奇的故事和傳奇的思想。寶玉一而再再而三地發下重誓，說明他絕不相信那金玉姻緣之說，但終衝不破林姑娘心上的暗影。

然而，無邪的湘雲並沒有計劃着獨佔寶玉，她也意識不到在寶玉身邊她和黛玉不能協調，更夢想不到還有一個「除不響的寶釵在旁邊，那才是寶玉的主意思只由於和黛玉之不能相容，湘雲就半意識地爲說得她從寶釵和旁人撮了上火線，成了一枝衝前面的第一隊。誰想這姑娘，正在麼緊張的時候，後方忽然發生劇變，她被她家裏許配給了衛若蘭。家人對她說：「姑娘大喜呀！」霹然一聲，一切都崩潰了。

渾渾沌沌的正直好人……倒無所知覺地被捲弄得很慘。

（五）

那麼寶玉對湘雲究竟怎麼樣？

黛玉太敏感過，寶釵太冷酷枯燥；可是她們各有各的力量擒緊着寶玉的靈魂，把他拖來拖去，跳脫不開。支撐在這折們的洪流或寒流中的孤舟，寶玉急需找一個日朗風和平明如鏡的湖面，讓自己休息一下，求一點舒暢與溫暖。寶玉不是常想向湘雲方面逃避的，他們家看見了黛玉就神經顫慄，見了寶釵又有些戒心，那如和湘雲處起來那麼輕鬆省事呢？

但平明的湖畢竟是淨淺的，沒有內容，沒有力量。湘雲只能被寶玉客觀地欣賞，爲了她的天真真而一時陶醉；却純粹實玉讚賞的敬體。湘雲的感說有些什麼蘊藏呢？湘雲的詩做得不錯。但如「花因喜潔難尋偶，人爲悲秋易斷魂。玉燭滴乾風裏淚，晶簾隔破月中痕。」（詠白海棠）「蕭疏籬畔科頭坐，清冷香中抱膝吟。數去更無君傲世，看來惟有我知音！」（對菊）「寒芳留照魂應駐，霜印傳神夢也空。」—（菊影）這些極好的詩句都是黛玉的聲音，寶而村來了要訴，而非湘雲自己的聲音。見寶玉，寶玉一肚子鳥氣，在這時候湘雲和他意識上的背馳猛然揭發出來——

湘雲笑道：「「主雅客來勤，」自然你有些驚動他的好處他才要會你。」

寶玉道：「罷！罷！我也不敢稱雅，我乃俗中又俗的一個俗人，並不願同這些人往來。」湘雲笑道：「還是這個性情，改不了！如今大了，你就不願讀書去考舉人進士的；也該常常會會這些爲官作宰的，談談講講那些仕途經濟的學問，也好將來應酬世務；日後也有個朋友。沒見你成年家只在我們隊裏攪些什麼！」寶玉聽了道：「姑娘請別的姐妹屋裏坐坐！我這裏仔細污了你知經濟學問的人！」

湘雲不理解寶玉的品性之身鄙庸俗，也還罷了；難道連寶玉的生活態度還不清楚？其實這一套話與她自己的生活態度完全不相連貫，她是從別人口中聽了來的皮毛，隨口就說。

湘雲在人生上並沒有一整套理解：她不假深思，毫無定見。封建社會一方面要人做一個正統的士大夫，另一方面也要人具備些才子式的風流雅趣，閨閣中也要映出這種兩歧的個性。所以湘雲吟着寄式意境清高的詩，又談着實際世俗庸俗的話，人云亦云。零碎拾以應一套。

B小調 抒情的

我折取一枝野花

仁 均詞
李秀珍曲

3 1̇. 7 6 | #5 7 6.#5 | 3 — · | 2̇ 1̇. 1̇ |
我 折 取 一枝野 花 贈 給 前
我 折 取 一枝野 花 贈 給 多

3.1̇ 6.#5 6 | 6 3 3 1̇ 6 | #5 0 3̇ | 2̇.1̇ 6 6 |
方的將 士 勇士 喲 你 就為 守護
情的姑 娘 姑娘 喲 妳 就 對

6 1̇ 6 3 1̇ 6 | #5. 1̇ 7 6 | 6 3 3 3 3 | 6 6 0 5 |
這些花朵而 戰鬥 吧 她們雖然 渺 小 卻
這些花朵 鍾 情 吧 她們雖然 渺 小 卻

6 1̇ 1̇ 3̇ 2̇ 1̇ | 6 6 1̇ 3 3 | 3 2 2 1 7 7 | 6.#5 |
沿著永遠 自由地土 長在 祖國的 土地
的確是祖國的兒子 孫 愛著 她的 血

6 — 0 3 | 3 3 1 2 1 7.1 | 6 — 5 | 6 1̇ 3̇ 2̇ 1̇ |
上 開 放在祖國的土地 上 凋 零在祖國的
就 保 持著她的 聖 潔 分 有著的

7. 1̇ 6 | 6 — · ‖
土 地 上——
光 榮——

」。作者之寫湘雲，手法上原很蹩脚。他先把湘雲介入了戀愛糾紛，一步一步層次寫來。她深陷重圍。可是到了訂婚之後，使後她顯得很輕淡，退到冷寞的境界中去。她自己填寫柳絮詞，是感到命薄如絲隨風飄蕩的悲哀。她和林黛玉二人清秋賞月，通宵不眠，吟成「橫塘渡鶴影，冷月葬詩魂」那麼淒涼的聯句，然後走進妙玉的攏翠菴去。這一段文章寫得清冷逼人、非常活出，固然是為了烘托出大觀園眾姊妹盛會凋殘的景象；同時這種氣圍也是說明湘雲往日活潑熱鬧的少女情懷已經消磨殆盡，而轉變成悲劇的角色，光彩黯淡下去了。

史湘雲為人心胸坦白，氣象恢宏；既無世俗給她的虛偽，又無神經衰弱者的病態心理，她原應該是一個樂觀主義的健全女性。可是寶貴的資質還須要適當的環境才能使他成長：湘雲卻只遭遇到嘲笑與播弄，在戀愛與人生上終做了一個敗軍之將——一個無辜的青年寡婦。那冷酷的家庭和腐舊的社會對於這一塊無瑕的白璧是不能施以合理的雕琢的。只給多少讀者留下口頭心上一個愛慕與婉惜的影子。

倔強的女孩子

彭慧

天亮了不久，九歲的阿莉從熟睡中醒來，馬上就記起姐姐阿明昨天給她紮成的那個像一朵花樣的毽子，於是伸手到枕頭旁邊摸採出了它……她是多麼歡喜這個毽子啊……昨晚，她竟帶它到床上來睡覺呢……毽子拿在手里，她想着：今天到了學校，這個毽子會如何地惹人羨慕……曾有多少同學，爭先搶着要來同她踢毽子玩時，她忍不住滿自高興地笑了……

……

昨天是星期日，阿莉的十四歲的姐姐阿明，從縣立中學例假回來，帶給阿莉一張像玻璃樣兩面發光的玫瑰紅的紙。阿莉曾經看見同學有過這類的漂亮紙，她是多麼羨慕啊，想不到如今自己也有了這麼張漂亮的紙。她記起曾經有個同學，用這種紙紮了個毽子，多好看，像一朵茶花，像一朵鮮花……於是她要求她姐姐拿那張紙也替她紮了一個毽子。姐姐剪的毽子毛，剪得又細又勻整，真像一大朵鮮艷的花！她昨天都捨不得多踢幾下，怕踢得太髒了，明天拿到學校去，就不那麼漂亮，就不那麼教同學們羨慕了……她須算要在下星期日阿明姐姐從學校回來時，毽子還是好好的……

毽子在枕頭旁邊，夜晚受了偏徙的部壓，稍稍有點癟了，她就心地用自己的手指，把那些毛，輕輕地梳鬆起來，它依然又像一朵開得正好的鮮花了……！

吃早粥的時候，阿莉想趕快吃了粥就拿起毽子上學去，可是粥太燙，她恨不得不吃就跑，媽媽又不許。媽媽數說了阿莉一頓，說阿莉如今太貪玩不肯讀書了，米經這樣貴，好容易把阿明阿莉姊妹兩個都送上學讀書，要不用功的話，就只得停學在家里，幫媽媽做點家務事……臨出門時，媽媽又撫着阿莉的頭，溫和地說：

「好孩子，在學校里，別頑皮，人人都說你犟脾氣……用功點讀書，這回放假時，也考個前五名就好……」媽媽說着，端起阿莉的臉看了一陣。阿莉的兩隻眼睛很大，眼仁黑得像兩顆小葡萄，亮晶晶的，媽媽覺得從那里可以看出孩子的聰明和強硬的性格來，於是笑着說：

「你看，你又不傻，你怎麼就考得不好，隔壁李占元上期考了第五名，昨天還聽得她媽媽在誇嘴呢……」

提起李占元第五名的事來，阿莉一連走着，心里一邊就不服……李占元是十三歲的男孩子了，什麼鬼功課都弄不好，算術總老師好幾次罵李占元是蠢豬……常識課呢，老師一問他什麼問題，他回答的話，總是惹滿課堂人的牙齒都笑掉……唱起歌來像貓叫……他也考起第五名……不懂得什麼鬼道理……她又記起同班中有好幾個同學說過，說李占元考第五名是校長要巴結他爸爸，他爸爸是在省城里做什麼鬼官的，「這話怕是真的罷……」她想：「為什麼先生就喜歡做官的呢……未必……」

「沈阿莉！沈阿莉……」

她聽見有人呼喚她的名字，急忙回頭一看，原來是同班的同學謝紹娟和她的姊

姊這五年級的謝秀娟，兩個從後面趕上來了！」

她們第一眼就注意到了阿莉手里拿着那個玫瑰紅的毽子，她們用一些贊歎而羨慕的話語來談論這毽子。阿莉也就很得意地，聚精會神地向她們述說着這毽子的來歷。頃刻之間，縈繞在她的小小的腦袋里的關於李占元的思想，已經是烟消雲散了——……

她和謝紹娟一同走進了四年級課室里的時候，課室的人不多，別人也沒有留意到她們兩人的進來。把書包放好，她們兩人就在講台左邊的一點點空處，預備踢起毽子來……只有座位緊靠在阿莉後邊的那個同學楊永芳却注意到這個一朵花樣的毽子了，她們就邀她一同來踢它……

第一個是謝紹娟踢。她還沒有踢上幾下，就從室外邊就湧進了一群孩子。走在最前面的是李占元和混名叫猴大王的程伯康兩人。

阿莉看見李占元，立刻把怨今早媽媽說的話來，她不知地對李占元起了點恨意……她瞥了他一眼，沒有說什麼。

「阿唷，這好看的毽子！」李占元一邊向她們這邊跑來，一邊提高他的喉嚨子叫着說：「是那個的？是那個的？，讓我來踢一個！」

「不，不！」阿莉認真地回答說，「我們不要別人來！」

「不要別人來踢！」走在李占元旁邊的程伯康氣勢汹汹地趕上來，一手就按住了被謝紹娟正踢着的毽子，瞪着眼睛對她們狠狠地說，「不要我們來，那就叫你們踢不成，老師是禁止踢毽子的！我就拿這毽子裏告校長去，這是那個的毽子？哼！」

程伯康是縣教育局長的獨兒子，有十四歲了。瘦瘦的，面孔活像個猴子，因爲嘴唇和下顎，是異乎尋常地向前，且向上地凸出着，再加上父母過度的寵愛，從小就天不管地不怕，同學就給他起混名叫猴大王。從前在城里讀書的時候，他都是要欺負人的，如今到衍鎮上的學堂來讀書，還有什麼人值得他一怕呢？他彷彿看準了他們的校長在感激着他的當教育局長的父親的知遇之恩似的，他無論在班上，在滿學堂里，不要說，沒把同學老師看在眼里，就連學校校長跟前，他都是滿不在乎的，所以他雖然只這個學期才插班這個中心小學來，一因為縣城里最近又遭了敵機的轟炸，他就又隨他的媽媽逃難到鎮子上來了），他已經又成了這個小學校的「猴大王」了！

有一次，他戴了一頂新帽子來到學堂，心里整天都洋洋得意。後來他到毛厠去大便的時候，正遇着一個戴了頂破帽子的同學，他就嘲笑他說：「這樣破的帽子，還有臉戴上頭麼！」說着就順手拿過那頂破帽子來往毛厠坑里一扔，把那個同學氣的哭哭啼啼去告老師，結果猴大王並未受罰，那個孩子終究光着頭哭回家了……這樣一來，他在學校就出了名，至於同班的人，那是更沒有一個不怕他的，就連李占元也要奉承他。

李占元的從來，已經就使阿莉不愉快，如今程伯康又來搶毽子，阿莉立刻冒起了火來，滿臉氣得通紅，兩顆桂元樣的黑眼仁，嵌在睜得圓圓的兩隻眼睛的正中間，從出一種不肯示弱的閃光來。同時，把身子搶過去要從程伯康手里奪回毽子，她不怕和他鬧起來，可是她的一隻伸出去的手，還沒有伸到程伯康跟前，就被楊永芳和謝紹娟兩個攔回來了……

「算了，算了！」這兩個怕事的女孩子拉着阿莉的手，好意地勸說，「就讓他們來踢，多點人一起踢，還好玩些……」

他說着一邊向阿莉眨着眼睛示意，那意於是告訴她說：「這人是不好惹的啊！」

「不，人家正踢得好好的，」阿莉有些懷疑地說「為什麼他們告老師，師公……

……摘……」

「唉呀，他們告老師就大家打不成，師傅也會沒收的……」

這句話打動了阿莉，她怕老師來沒收她那可愛的毽子。

本來，前些日子，校長準備跟文師範會來參觀的時候，的確是禁止過踢毽子的，因為踢的滿學校地上是毽子毛，很不好看，老師們就下了禁令，說是誰再要踢的話，就要沒收他的毽子，並處罰他。參觀，等到縣立師範學生參觀過後，這兩天來，就時們不知是誰開的頭，又有人踢起毽子來，老師也就並沒有再禁止過他們了，不過阿莉沒有明白的開禁就是。阿莉當然從不管這些事情，只記得老師的確是說過沒收毽子的話，為着害怕這個出色的毽子，阿莉的心里就軟了一半下來，並且程伯康一向在操場上的威風，她也是害怕的，就只得跟着男孩們和程伯康李占元還有兩個男孩子一同踢了。

程伯康要先踢，阿莉咬着牙根耐着性子答應了。可是程伯康第一次只踢五下，毽子就落了地，程伯康就嚷着說：「不算，不算，重來，重來！」參加踢毽的全部孩子們都怕程伯康的威風，都同意了再踢過一次。第二次程伯康也只踢得九下，他還要重踢一次，大家不作聲……

「你一個人儘踢，就會踢到上課啦……

……」阿莉反對說。李占元急於想踢了，也有些表示同意這句話。

程伯康雖然沒有堅持，心里卻痛恨着沈阿莉不像別的孩子那麼肯服從他，很想借點別的什麼事故治服她一下子……

接着第二個是李占元踢，李占元從前在操上也是很有威風的，但程伯康來了之後，他的威風就只好屈到第二位上來了。他也只踢得十一下。阿莉趕忙從地上搶起毽子來踢第三，大家同意了。

這毽子是被阿莉用得很慣的，它的輕重大小都是阿明姐姐按照阿莉的願望去作的，因之阿莉踢得很準確，一連踢了十幾下。不獨沒掉，它的一拋一落的位置，還很正當，那毽子可以很多踢幾下。阿莉很高興，一心打算多踢幾下，好讓程伯康給自己佩服。可是程伯康和李占元兩個，已經氣鼓鼓的在旁邊數着毽子指手劃腳地叫着：

「落呀！落呀！完啦，完啦，沒有救！」

踢過二十下，程伯康就老實不客氣地在阿莉的踢着毽子的腳跟前晃來晃去，因而只踢得二十三下，毽子就被晃落了……阿莉氣的圓睜着一對亮晶晶的眼睛，橫視着程伯康還沒有來得及說什麼，程伯康卻搶起了毽子，在人中間團團轉地跳着，一邊跳起猴兒臉跟着說：

「這盤不算，這盤不算，大家再重來……」

李占元也一疊連聲地叫：「重來，重來，這盤不算！」

其餘的兩個男孩和謝紹娟楊永芳都叫：「不行，不行，你們太尖了，我們還沒踢的呢……」

「尖死啦！尖死啦！」

「不跟你們來啦！」阿莉氣的去搶程伯康手里的毽子，嘴里一迭嚷着：「不要臉，不跟你們來啦！」

「好，不跟我們來，」程伯康把拿着毽子的那隻手舉得高高地，使得比他矮了好些的阿莉，就跳起腳來也搆不着，並且緊着說：「不跟我們來更好，我們就自己踢好啦！來，李占元，我們兩個到草坪里踢去！」說着，兩人就往外跑。

不要臉，你們怎麼捉弄她的孩子呀！」[illegible]命令追上去，一邊哭着，「還我的鞋子來呀……」別的孩子也跟在阿莉後面嚷的嚷，叫的叫。

程伯康領着李占元哄哄嘻嘻地往草坪直跑，一會兒還回過頭來望着追趕着他們的阿莉，發出惡意的笑，卻不防就在這時，正好對着從草坪里走來的啟校長撞了個滿懷……

「瞎眼睛啦！」啟校長停住脚，抽出銜在嘴里的長烟管，斜着這奔撞來的孩子嚴厲地說，「怎麼搞的？」

程伯康轉過頭來一看，原來是自己撞着校長了，雖然他平日是天不管地不怕的，這下，因爲來得太突然，腦子里一時轉不過彎來，就在校長跟前呆楞住了……

李占元一向是比程伯康會出主意的，他立刻心生一計，就推開人衆，把自己溜到校長跟前，放開他的喉嚨子說：

「報告校長，沈阿莉違犯校長的命令，又敢踺子踢！」

「喝！這就是沈阿莉的鍵子！」程伯康一邊說着，把鍵子獻到了校長手裏。李占元的一句話把他解救了過來，他高興極了。

校長先也很生氣，他撞個滿懷的，就是教育局長的兒子猴大王程伯康，所以處罰地責問了他們，及至看見程伯康對着他發呆，心里就後悔不發了。

從他的灰色的小老鼠眼里泛出來的嚴厲射人的光芒，趕忙就收回去了；多皺的臉上，漸漸地展開了和善的笑意，烟管又已經含上嘴，心裡正想搜尋一句什麼話來安慰程伯康，可巧李占元這麼一說，他覺得有題目可做了。

「沈阿莉在那里？」校長抽出嘴里的長烟桿來厲聲說。灰色的小老鼠眼里又射出不通人的光芒來搜尋沈阿莉，滿臉皺紋擠得死緊，顯出要大發雷霆的樣子………

「阿莉嚇得低着頭，不敢作聲了。

李占元程伯康卻把垂頭喪氣的阿莉推到了校長跟前。

「沈阿莉！你的面子真大，人家不敢作的事，你就敢作……」

「不是我一個人………踢的………程伯康李占元都踢了的………」阿莉畏怯地回答說。

「沒有，我們沒有踢，這鍵子是她的………」

「你說賴，賴這個賴那個有什麼用！你的鍵子都還在這兒呢………」校長說着，搖着手里的玫瑰紅的鍵子，「你是頂壞的學生，你爸爸都說你脾氣不好，來，跟我來，到講堂來！」

大夥兒就簇擁着校長朝課室里走去，沈阿莉懷着滿肚子委屈，也只好跟着大夥兒慢慢移動着，不知底下會發生什麼事情………

走進課室，校長緊繃着面皮，用他的長烟桿指着講台左邊的角落，對阿莉說：

「罰你站在這里，我沒有來喊你時，不許動……你頂凶，我就從你治起！」說着還使勁地把阿莉推到了他所指定的地方。

阿莉想分辯幾句，可是校長已經帶着滿天怒氣離開課室了。

程伯康和李占元一邊得意地微笑着，心里不知還懷着什麼企圖，也跟着校長出去了……

課室立臨到了死樣的沉寂………座上的孩子們的小小的腦袋里，懂不透這些事情底理，大家都呆得說不出話兒來………校長的怒氣，程伯康的威風，壓迫着他們的精神，孩子們並不自覺。

阿莉面對着牆角，在低微地哭泣，卻

眼朵時地轉過臉來，偷偷瞧瞧呆在課室里的同學們，想聽到他們幾句同情自己的話話…………

一會兒，李占元程伯康跑到課室裏來了，他們手里又拿着一個毽子，只管緊着：「要踢毽的，掃來啊………」說着，兩人都斜着眼睛向阿莉笑。

滿課室的孩子們，睁大着眼睛，望了望程伯康手里的一隻用白紙紮成的毽子，又望了望低着頭撅起小嘴立在牆角下的阿莉，誰也不敢參加到他們兩人一起去玩………

兩人見招不着別人來，就在阿莉的後面，原先他們幾人踢毽子的地方自己輪流地踢起來……

阿莉氣的一次又一次地轉過臉來，瞪着眼睛，怒視着他們………

他們卻用勝利的笑面答她。

阿莉恨不得跑過去和他們吵鬧一場…

「為什麼他們又可以踢呢？為什麼不讓她們的毽子呢？我們為什麼不也告校長去？」阿莉憤怒地想。她又想起她那隻被燒毀的毽子來，於今她沒有它了………她多傷心啊！她還沒踢得幾下……，她

想到這里，不由得又轉過臉去，橫着眼睛瞪了程伯康李占元一下，可依舊又遇着程伯康向她放來的得意的笑………

阿莉失去了忍耐的能力了，猛然地奔到程伯康跟前，奮力拿過毽子來就朝外跑………她用了她自己都不能相信的速度，向辦公室那邊飛跑，她心里打算去告訴校任王老師，她一向覺得王老師沒有校長那麼可怕。

程伯康和李占元在後邊追她。

校長正抱着長烟桿站在辦公室門口，一邊吸烟，一邊同另一位老師說話，抬頭看見阿莉跑到了自己跟前還不打算停腳的樣子，就驚奇若似，氣呼呼地對阿莉嚷道：

「站住，沈阿莉！你怎麼跑到這兒來啦？我罰了你的站的！」

阿莉知道事情不大妙，只好停住腳，理直氣壯地說：

「校長，我來稟告你，程伯康踢毽子啦！」說時把毽子向校長呈去。

「我幾時踢？」程伯康順手就把阿莉手里奪過毽子來，嚷着說，「你亂說！」

校長又吸着烟管，迸着眼睛，望了望程伯康，沒說什麼………

「我抓錯麼？你們他們決策…………」阿莉指着正圍着他們剛從課堂起出來的同學，爭辯着說。

「沈阿莉，不許你說話！」校長抽出嘴里的烟管，用烟斗那頭，順手在沈阿莉頭上擊了一下，大聲吼道：「罰你的站，你怎麼跑出來啦？」

「他們也踢毽子，我來稟告你的呀！」阿莉哭了起來了。

就在這個時候，奪過毽子在手里的程伯康和李占元兩人，已經轉過身往課室走去，看樣子還是去踢毽子去………校長卻裝作沒看見的樣子說：

「你告什麼？你自己管自己不住，還管人家………叫你找過了王老師，今天要關你一天黑房！」說着他又吸他的烟。

阿莉看見校長放走了程伯康和李占元二人，而且還罵了自己一下，已經就氣得四肢發抖了；現在又說要關她一天，這下可真是渾身冒火了，她就瘋狂了似的，猛然跳了一尺來高，並發出一種令她自己都驚駭的叫喊說：

「氣死我啦…………氣死我啦！」

同時，她伸過雙手，手抓住校長含在嘴里的烟斗猛力一抽，[illegible]的打

猝使勁一摔，摔在地上，嘴里發狂地繼續叫道：

「你太不公平啦！你個鬼校長……」

「幹什麼……幹什麼……你發瘋啦！」校長茫然地吼着，「你發巔啦！」

校長的怒吼把阿莉驚醒了：

「我作了什麼樣的事形啊……我撞了天大的禍啦……快跑罷……」她想着，轉身就往課堂里跑去。跑着跑着又覺得課室是躲不了的，突然又回轉身來，往大門外不要命地狂奔……她覺得有許多人在追她……其實，那不過是她的好奇的同學，莫名其妙地在趁着熱鬧。

她一口氣奔到了自家大門口，忽然消極地停住腳步了……我怎麼能進去啊……我撞禍啦！媽媽爸爸會打死我呀……她記起今早出門時媽媽摟着她的頸囑咐她的話……她傷心痛哭起來……我我不是壞孩子呀……校長太不公平了啦……媽媽不會明白的啦……她哀傷地想着，哭着……

她在鎮子上，田地里，這兒坐坐，那兒呆呆混過了半天，到中午該回家吃飯的時候，她只好硬着頭皮回家去……她一走進門，就明白家里是什麼事情都知道了，……爸爸正在跟媽媽嘔着氣，一看見她來了，就裂開了嘴露出牙齒來，彷彿要吃她似的……

媽媽流着淚問她是否已被學校開除了她……

她哭着，滿肚子委屈說不出來……

一會兒，爸爸打得她狂叫……她哭叫了一陣，帶着一天的疲勞和悶氣睡覺了。在睡夢中，她還斷斷續續地發出一聲聲的抽咽……

黃昏的時候，她才醒來，睜開眼睛一看，世界變了……她現在所認識的世界，和從前的多麼不同啊……

一九四四年。

二月廿七夜、北木、觀音山、

母親和孩子

竹均

一

當黑夜睜開了，
　朦朧的睡眼，
晨光吐出，
　第一線光明，
她悄悄地，
從安睡的孩子身邊，
　起了床。

匆匆地梳洗了，
拿一本借來了半月，
　還沒有讀完的詩，
向着晨光，
　展開了。

詩，
是一幅圖畫，
正如眼前的朝霞，
一樣美麗！
詩，
是一朵鮮花，
正如沐浴在
　春之雨露中的薔薇
一樣地璀璨。

詩

是一根無形的，，
　無限長的繩索
牽着你思想的野馬，
　向各處奔馳。

詩
是民族解放戰爭的號角，
把千百萬人的激憤，
帶給英勇的戰士。
把戰場上的熱血，
　輸送到，
　　千百萬人的血管裏沸騰。

詩
是………

哇啦——
孩子睡了
這雙剛剛握着詩卷的手，
現在，
她痛惜地，留戀地，愛憐的，
　讓給孩子了。
孩子的
　玫瑰般的臉兒，
在母親的懷裏，
　開了花
而時間的雙翼，
從母親哼着兒歌的唇邊，
　無形地，無聲地
　　飛過了。

二

太陽不偏，不斜地，
　端立在高空，
把萬物的形象，
　那麼在，
　　它自己的腳下。
孩子拿着小泥人，
　坐在床邊的小椅上，
母親的手裏
　展開了，
　　早晨沒有讀完的詩
詩的閘門，
　半開了，
　　向着這顆追求真理的心，
而心的紐帶，
卻縈繞着那玩泥人的，
　孩子的身影。

啪啦——
泥人打破了，
孩子哭了，
詩的閘門，
從母親的心跳中，
關閉了。
孩子的眼皮，
　因困倦而黏合了，
母親的心，
　如在夢中，
又漸漸的鬆緩了，
然而，
疲乏也遮住了她的雙眼，
身子向床上一歪，
手裏的詩，
　落在枕邊。

三

孩子的小手，
指着無邊的晚霞，
說！
　霞光和小臉，
一樣的紅喲，

一樣的嬌豔，
在大自然的懷抱裏，
在母親的愛海裏，
孩子天真地笑了，
母親也用微笑的笑顏，
去撫慰他，
這笑，
是愉快的。
孩子呀呀地歌唱着，
母親的思想，
向天邊奔馳去了，
——雖有那麼一處地方
生活着無數的，
母親和孩子。
但孩子不是母親的鎖鏈，

母親——
她有自由有時間；
有她所喜愛的職業；
有她所需要的自修。
她們如鳥兒一般帶着希望，
在天空中飛翔；
飛向民族戰爭的戰場，
和英勇的男兒一樣！
在敵人的血海中，
吶喊衝殺！
她要飛向她願意去的，
一切的地方！
孩子——
睡眠在國家的搖籃裏，
有國家母親
給他的慈愛；
有益於身心的，
合理的教養；
有合羣的習慣；
有廣大於家族觀念的，
國家民族的思想。
…………
哇哇——
孩子又哭了！
哭聲驚醒了母親的夢。
啊，是夢麼？
千萬婦女的努力，
難道是一個夢？
黑夜消逝了，
來到的會是一個天明！

婦女界大小事

（一）倫敦二月十六日專電：英國政府任命麥克金齋夫人為英國駐蘇聯大使館商務參贊，此為英國之第三位女外交家。麥克金齋夫人現年三十一歲，戰事開始以來，初入經濟作戰部工作，旋任職於內閣各議閣。

（二）塔斯社莫斯科二月六日電：瑪利亞，薩利捷娃（四十八歲）在蘇聯最高蘇維埃第五屆大會上被選為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副主席。目前薩利捷娃是莫斯科市蘇維埃副主席。

（三）合川縣新籌設了一個縣立第二中學，在二月十三日張貼出來的招生廣告的性別一條下面說，只收男生。

（四）早婚風氣仍行於三台縣間，春節以後，時見新娘攜童稚新郎，據該訊，有一年約十二歲之新郎，以迷失街道，尋不到新娘而哭泣，市民引為笑談。

（五）陝西清水買賣婚姻盛行，縣城有張姓女子，以二十萬元賣給李某，麵粉老闆馬某[illegible]七女，每名索價一萬元